

第二十二卷

秋文志

記下

統志二

建修類

建布政司紫微堂記

參政周 璞

迁建貴陽府治記

按察使馮成能

建新貴縣記

提學徐秉正

都勻府重修郡城記

郡人劉秉仁

都勻府雲津渡記

副使洪邦光

麻哈州修城記

郡人劉秉仁

麻哈州新建惠民橋記

郡人陳尚象

思州府新建察院記

巡檢毛 在

重修思南府署記

推官陳南星

重修印江縣堂記

知府帥機

婺川縣治記

檢討金臯

鎮遠府新樓三永記

知府程燁

施秉縣建城記

提學劉曰材

普安州新遷入衛城記

提學吳堯弼

普安修路記

郡人蔣宗魯

畢節七星橋記

升菴楊慎

新添惠政橋記

巡撫錢鈺

亭館類

鳳嬉堂記

巡撫趙錢

賓陽堂記

文成王守仁

何陋軒記

王守仁

君子亭記

王守仁

玩易窩記

王守仁

澄心亭記

巡按鄒魯

菜根亭記

鄒魯

遠俗亭記

文成王守仁

龍山道院記

鶴樓張翀

月潭寺公館記

文成王守仁



官適軒記

知府析順

東樓記

巡撫孔鏞

銅仁思堂記

宋學士蘇子瞻

勝槩類

聖泉記

郡人劉汝緝

雲龍洞記

副使焦希程

喜客泉碑記

焦希程

安在雙明洞記

提學徐樾

關嶺止亭清泉記

教授杜純

龍里留雲洞記

僉事萬敏

清平天然洞記

僉事田汝成

都勻龍山記

知府陸東

鎮遠游西峽記

知府祈順

臺中丘壑記

知府周英

紀功類

平蠻恩信記

巡撫王來

平普安夷記

雲南巡按李賓

清平香爐山平苗記

巡按周廷用

都勻平凱記

提學焦維章

雜紀類

馬政所碑記

副使李學一

翔置備賑公田記

郡人陳尚象

惠樂田記

巡撫江東之

少參蔡公潮生祠記

郡人田秋

忠節崗記

巡撫王體之

胡夔憲二義僕記

侍郎王世貞

貴州通志卷二十二

記下

建修類

建布政司紫微堂記

參政周瑛

古者國君治事之所其前曰路寢其後曰燕寢路寢公也所以治事燕寢私也所以退休今置官府有前堂其古之路寢耶有後堂其古之燕寢耶作前堂以治事所以致勞也作後堂以退休所以統逸也古之制也我太祖高皇帝統一寰宇建十三布政司以分理天下事兵馬財賦刑法各置大僚以掌之勢相

頡頏而不相下所以矯前代方鎮尾大不掉之弊而措天下於乂寧之域也貴州本夷部高皇帝時以宣慰使田氏分領其地永樂十一年田氏違命浚兵相攻無臣子禮文皇帝怒之乃籍其家削其官建布政司以備一藩之制初諸宣慰多暴慢無禮至是俯首帖服惴惴不敢動百年以來諸賢良相繼為循其政漸敷其俗漸移官府次舍以漸修理弘治六年春吳興張公孟介由貴州按察使擢本左布政使一日徘徊廊署顧叅政劉君敬之周君懋德叅議韓文亮陳君朝美謂曰吾藩財賦人民視中州諸藩不

及三之一然而持角形勢控制言獠以通西南朝貢道  
路其地至要也今前堂如制而後堂湫隘殊甚其何法  
集思廣益而伸燕好之私某不敏願與圖之皆曰魯叔  
孫婣訟於留所館雖一日猶脩葺其墻屋及去如婣  
焉今吾人實官於此而衙宇不治宜如公之所言者

天子大聚兵境內以討都勻諸夷公念使司財賦所出  
朝檄暮輸有不暇為既而羣醜披首境土廓清公  
曰乃今可以有為因以其事告于鎮守太監江公  
撫都御史鄧公巡按御史王公皆曰宜如制乃合  
謀而節縮之取彼與此計工授程陶土為



灰取棟梁椽桶于羣木所宜建後堂若干楹東而房若干楹堂庭之中與屋之前後往來又若干楹堂之廣與前堂稱為高視前為不及而備過之其制雅雅言言坐以談公列以序私無不可者初居民十數家漫入省垣內與羣吏雜處公曰民與吏混淆奸慝曷去乃授之直俾擇便地以居即其處為左右二叅政廳舍又分其餘以為諸吏舍至是以堂言之則前後之制備以居言之則內外之分嚴公又命築長垣環遶于司如居所謂牙城焉者其垣下甃石上覆以瓦高厚不可拔云經營于弘治七年夏五月告成

于歲秋八月凡糜白金若干兩粟若干石邦人皆若  
不知有所為焉者既落成眾謂古人興作皆有紀  
况此為工最鉅惡可以無述乃走使蜀藩屬瑣絕其  
事始瑛待罪鎮遠府於公為屬吏客有過吾郡者談  
方今人物謂公威而不暴明而不察簡而不煩有古  
人風度則其所抱負者深矣抱負深者瑛泄大然則  
今日之事業其昔日之素蘊耶探公所有而推之厥  
施未艾也豈但制一藩而已哉爰書諸石用以紀前  
緒且以卜後勳

遷建貴陽府治記

按察使馮成能

貴州通志卷五  
今上皇帝既改元馭宇內誕敷時命薄海悉臣奉  
職教戒靡違咸思脩典制肅綱維以尊

朝廷稱維新之化于時貴州督撫大夫臣拯監察御史  
臣時舉論于諸司大夫暨邦之耆宿條興革之大者  
以上其略曰臣按貴州古荒服地歷代迭興直隸原  
暨聲教耳我 聖祖受命始中國之永樂十年置  
省官稱藩焉改流土錯雜郡邑之制視中土多略其  
力不能勢固有待也二百年來德化重熾遐邇歸  
今 天子明開聖緒遠方殊俗靡不向風承流奉  
奉師矧藩服中省尚沿土俗郡縣官司之制未得與

上國西甚非所以昭明一統廣大造同仁之化也臣等  
伏懇計之皆謂會城設府便夫創所未有其勢難兼  
番府距省百里而近井廬相屬姻婭相聯人情編氓  
之秀者相與共學為弟子員其勢尤親甚故嘗謂以  
程番府改入會城便時民夷互訐紳胄之黨洵亦而  
爭強簿牒紛紜盜奸恣睢監司大吏不能總理則以  
屬之軍吏幕職情昵則狎勢輕則撓政務謬虐民無  
所歸今府而治之俾連絡十七土司綴之下邑以附  
城二長官司之無屬者增屬焉兼其扼塞合外為內  
總握要領以承監司則臂指之形成輪輻之勢集散

發訟獄不咸澤化布流幽隱畢達經紀秩然總衆  
邦之制一擇守焉則理平矣此安邊之要策臣等謹  
昧死以聞請所立郡名制下尚書曹議尚書曹  
議上如御史大夫御史臣言制曰可其以程番府  
改設藩省賜名貴陽隆慶二年議再上三年春

制下羣工奔走執事乃度地則遷提學公署他所而即  
以其地稍拓之乃鳩工則捐公費若干緡是年終經  
始于太守盧遠臨政曰堂退思曰寢門庭廳舍咸規  
郡制凡更歲而落成今郡守李濮至則吏治益蒸蒸  
然法成理飭增修未備于是始立石欲紀其事而乞

予文之辭曰於皇時命萬物聿新乘時熙載西南守  
臣翼翼上書敷天一體玄化滂流詎有遐邇擇賢置  
牧既治中州胡不均弘協彼遼陬門四下西時  
明明天子見于萬里肇作之邦考慎厥始乃按圖籍命  
曰貴陽乃申宗伯錫以符章網維既肅夏夷祗承州  
郡足任優于甲兵維茲牧伯厥任孔勩矧俛新服神  
謀曷特性善惟一慎勿鄙夷無備無黨由溺由饑文  
德誕敷有苗來格古訓是師昭茲刻石

建新貴縣記

提學徐秉正

夫貴州古鬼國之域而西南之荒裔也其人謫詖變



幻執之靡從縛之不得所遂來遠矣

明興諸酋長懾威服義始率衆受職稱臣比於內地夫  
時當天造之初夷自為家人無越制設二武衛領之  
因其恒俗夷方自定永樂中民間戶口物產漸非其  
故矣僅僅而武弁安所資彈壓也乃建藩臬諸大夫  
執其樞而紀綱之而貴州省治始設二百年來

列聖敷膏于上諸吏宣承于下細縻大縻文綬武章  
名文物之盛有摩數擊之衆視國朝初不啻相什  
伯焉夫烏江石門之間今獨非貴竹耶而合蕃蠻民  
更殊若此則得人為治之效其故可觀也已

寅中丞葉公老撫茲土問閭閻所興革而益脩其所  
未備者于是郡守謝君謀司理蕭君集部吏延士夫  
議改邑事曰貴陽郡先是未有也自隋慶成辰中  
杜公侍御王公疏請程番府于省治改貴竹平伐二  
司為郡而屬邑而貴陽始有郡郡治既遷民趨百數  
外聽約東疲于奔命而坐鎮其中者職廳事地亦  
又無所籍以為重歲乙酉中丞舒公至定畫後以改  
建州治為請自是定番始有州夫岳伯守令上下  
雖無省無之黔之貴陽亦今之都會也乃改邑一事屢  
疏屢勘議竟道傍不決雖云事貴以辯然亦拘縲

矣聞之事無巨細人存則行明公得無意乎願亟圖  
之公問費安出曰於帑歲羨無用捐民間力安役曰  
括差戍餘匪用妨農問址安卜曰城東南隅可質以  
居又問其民何如曰民苦於征歛無度離心久矣又  
問其長何如曰念其先而世官之願足矣公聞言毅  
然曰茲予職也遂與侍御陳公咨諏籌議下其狀檄  
三司長及諸監司再核之議僉憐厥迫迺請于城之  
東南建縣治設縣令尉各一員以二司人民土地隸  
之而土司宋顯印等改土丞簿俾世襲疏上詔許之  
與名新貴於是永從令孫君以聲稱蒙調遣董其役

君至無所居就厝民間經營厥始其稍稍集矣乃辨  
方刻信程能計日蚤暮躬自督之中為堂三楹堂後  
為堂者二為廳者一最後為寢室左右各廂以房  
左為藏書樓面有屏峙焉堂之左為石庫右為貯房  
為卯廳稍前為儀門東西吏廡相翼屹如而門之外  
為羈候所居其右神祠賓廳居其左又前為大門  
曰新貴縣門南有屏屏而傍築二亭曰申明旌善而  
益拓傍地建丞簿典史各一所又繚垣二周夾委以  
巷巷有更柝有警舖蓋經畫規制恢恢燿燿咸正周  
缺而縣治於是乎綽完美矣是役也以金計凡七百

七十有奇以力計凡數萬以楹計凡百二十有九  
址計周匝凡百文議于隆慶戊辰越二十餘年而  
乃定功始于辛卯之夏五月而癸巳之三月乃實  
厥倡之者杜公王公舒公實和之葉公陳公樹李公  
會方略合意上請而方伯范公察議蔡公勳魯侯  
公憲副葉公陳公蕭公僉憲伍公實養之夫天下事  
未嘗不可為也人自不為之耳是役也下以開一  
千百年之業上以彰 國家大一統之盛官同  
民間知勞多先一心共成盛舉語云事以人行  
語我嗟乎噫嘻若諸公者皆可為天下風

有說也夫設官分符峻宇崇墉豈以侈觀以為民也  
康誥曰作新民孟子曰民為貴夫革其舊則新矣  
可賤則貴矣顧不自新則不能新民之新亦  
則不能貴民之貴此治本也今而後令茲土者  
堂皇而顧名思義曰吾何以鄙夷其民而不思  
貴之夫新之則貴之矣貴之則新之矣新之貴之  
夷而華矣此天下之良也亦 聖天子所以命  
也不然民無所改于其舊而貴者失其為貴  
不用矣設縣奚為耶予不敏董教縣中睹諸  
令者有日矣因錄君之請有感焉遂為記之俾



石而并以告夫嗣君而令者當三復于斯云

都勻府重修郡城記

郡人劉秉仁

都勻於永樂時為衛弘治初始設府寔乃西南要地  
余嘗觀其山川封域都勻之為郡不獨部夷難馭蓋  
尤有鄰患焉東連草塘西近泗城南接南丹北連  
伐四面皆遊勢若蜂房稍動則毒螫攢聚起又若  
蟬者一振樹則萬聲俱鳴非若他專民可一耳目以  
守之也郡故有衛城二百年來日就頽圯早者類焚  
圃而樓櫓之上覆營茅非有百雉之度重關百二之  
模險奚足恃哉萬曆己卯兵備蘇公來按茲地甫下

車登城四望慨然長思頌屬吏曰斯郡也憲臣提兵  
駐鎮三府七衛陝州縣甚夥相聯而聽命者逾諸  
節令節制頌由藩籬集澤爲鏞弗固萬如塞於  
病下其孰禦之會郡太守梁君蒞任博求與論  
衆勸約費四百金公以爲允當遂請於督撫並公  
聽焉公皆相報可公于是謂梁君曰是城也前  
者屢美然上慢而下漁費倍而功寡土木之役  
易而稽察難吾聞之事無巨細人存則行令  
之任非我與子耶乃檢材試工公財用約且  
既定築香几度支出必綜以簿書嚴以

於府獎勤黜惰程能計功東南城故枕高山守者舉  
露處先剏鋪舍而處守者安城堞之未高也悉增而  
高之又慮流潦傷城身凡城面階梯盡用版石彌覆  
之防水至西北一帶串房歲久多蠹皆一新之而  
其半前中右千戶分城舊固上築皆採巨石而城之  
卑者塌者凸凹者參差不齊者皆無尺寸不飭於是  
補砌外城者為丈一百餘新砌內城者為丈三百三  
十餘增高梁頭者為丈一百九十餘新砌城兩階梯  
者為丈七十餘崇台基者為丈四十餘建大樓者六  
重建敵樓者八新建串房三百有十修飾者九十二

高城為舖舍者一十一新砌洞門二撤朽削棄植  
築虛遠而望之堅土屹屹橫者翼翼近而察之  
缺樞碧櫺糾躡墜繫縈紆登而覽之山川環  
莫前吞通楫返氣象雄峙俯而視之府衛填  
危實旌梁甲冑周虛是嚴足以域民威暴  
然計之則費省要之則工倍所謂事無巨細  
行者非與梁君抵書於余曰兵臺蘇公接  
表率定章程立哨守聯保甲仁育義施  
通文安矣乃安不忘危新此高牆為地方  
績願一言以勅之余惟兵戎之寄城池為首務而

事者顧始舉他事庖人舍罇俎而問尸祝其職不相切也即會省城垣雖歲加修葺率粉飾一時而官濠馬道被隣城住人漸侵為已業久矣龍洲王公開撫茲土首率司道從外遍閱險隘處下輿步履往之僕沒者毫莫能逃隨下諭能自首者免罪一時改正邊官幾數千丈公于是畫地分任增建橋梁數座以弭水患縮溢伸屈靡不有則衆力併作不費不勞粉堦燠如樓櫓赫如一勞永逸屹然金湯之勝矣故郡守之城賴公提兵按部以是有任議詳即投合懸阻公得以一意展措不日落成非相與共濟曷能至此金

又聞之城者形險人心者無形之險也公之飭其德使諸夷聽令道無拾遺則人心固已有餘險而又善之以城險孟子所謂地利人和公實兼之矣宜歟梁公言大書之以告太史氏梁公慈仁通達循良卓異賢守也能以公之心爲心故工始於辛巳孟春庚辰落成於孟冬甲寅不踰年而即就緒公名愚踴心舉如舉人由壬戌進士以叅政持憲修兵防勛業方蒸蒸未艾云

都勻府雲津渡記

副使洪邦堯

癸未之夏余備兵都清偶巡郊外有橋壘然望之

長虹飲澗問野老曰此都甸今太守梁君於是心  
心喜之以爲太守有王周刺郡之政云歲甲申泮水  
至是橋驀圯行者揭厲值猛雨河水騰涌取小舟以  
渡輒有傾覆之患時苗頊內訌余方與裨官校士  
驚兵戈而於濟川之具未遑也既而苗賊討平民樂  
其生乃謀諸梁君曰今公私乏竭橋再造則艱于  
力盡爲巨舟以濟之梁君曰是吾有司事也乃共  
捐資命指揮徐爵經歷杜忠修之甫一月而舟告  
成乃檄掌篆指揮婁黜壁擇善操舟者四八索之  
手對集雲滄流波鼓怒則敬舟攀纜凌風擊濟

鯢浮江行者不假塞棠而無虞以燕息若乃霾積渚  
消川澄景曜則緩棹搖艇山光水色常開瞻瞻遊鏡  
漁樵互歌儵魚遊狎時有騷人往來其上道遙放曠  
朗詠以終矣夫湍濤急則濟人于危水波平則同夷  
以樂是舟之爲物微而用可重也崔謂舟子曰備矜  
秘瑾乃仄乾乃鄭善守之勿壞舟子曰是船也中虛  
以待人外堅以涉險用何不利余慨然曰虛則無心  
而物馴堅則獨立而物不撓常遊道德之鄉處壑壘  
之野而風波弗及舟子何知而言通乎道矣余嘉其  
守建橋用心之勤而今爲此舟以續其美故紀之如



貴州通志卷三十一  
此嗟呼余不德無以緩寧四方今貴筑民艱之當齊  
者獨一渡涉乎哉典利別靈廣濟群生則有俟於後  
之君子

麻哈州修城記

劉秉仁

重門以禦暴客折柳而懼狂夫蓋自古記之矣中人  
之家無它羨藏而歲不忘葺垣墉嚴高鍵凡以備盜  
而保家也今天下州郡社稷人民之寄與中人之家  
奚翅相什百即使道周拾遺而城郭之不設將奚所  
恃以障吾民况夫當扼險要設制彈壓之區顧可  
視城池為尋常故事漫然不慮之慮哉麻哈州故在

元為麻峽縣 國朝設長官司隸平越軍弘治初都勻  
諸蠻目猖獗維時撫按疏置郡治政之而以麻哈地當  
都清咽喉輪蹄交達之所併請建州轄平定樂縣兩  
司其地四際夷穴林莽綿密諸夷盤據出沒如鼠雀  
不可踪跡邇來者牙搆亂兒類狂逞巡撫舒公遊歷  
毛公毅然決策動大眾直搗其穴殲其魁帥諭其  
從請立宣威營於者牙舊地為州屏蔽又請增州額  
一員專治夷民遠邇聞風納款江外種落素阻聲教  
一切稽首聽約束寧帖至今無復潢池弄戈矣惟是  
州治舊制草創斯民散處嘉靖三十一年州守楊君

敏遷築石城挾隘又漸傾圯後陳君汝和羅以上城亦尋築守壞非久遠計歲戊子胡君友祿來守是邦見州治頽陋喟然嘆曰藩籬不固廉隅不整且無以衛家牧守之謂何乃亟謀於郡守姜君請城之時撫臺許葉二公部使者趙陳張三公先後申飭務一勞永逸保障遐土兵巡葉公紆猷經畫捐資補給守道陳劉二公加意共濟及藩臬朱公范公請議帑金不啻再三於是厥議遂定胡君聚工興事採石徵材程能課勤經始于戊子之秋八月告成于辛卯之夏六月屹然金湯稱雄鎮矣胡守走使屬臺為文紀之余

惟都勻西南僻壤二十年來亂頻興幸後先臺司  
諸公掃傑醜而鎮盜之又得胡守慨然引重自任威  
不軌而樹丕績千百年治安端必賴之豈宜無記而  
余有聞聖王以不殺為威臣工以經濟為職故不  
勞者不永逸今麻哈之足恃者此城也而四面苗  
若穴聯絡山箐接粵之南丹慶遠綿亘千里平居互  
為婚姻有急相為犄角則綢繆苞桑之計又不宜因  
有城而忘戒備者是在當事諸君子加之意耳夫憚  
一舉之勞而乏百世之慮匱有限之財貽無窮之患  
非筭之得也居是邦者蒿目而憂有日矣余因胡守

貴州通志卷三十一  
之請而為之記併以是告之

麻哈州新建惠民橋記

陳尚象

州南五里許曰擺坨河河受衆流兩旁依山阻險中  
齒齒多恠石舊浮土橋以通往來然旋修旋圯每遇  
水泛石與水兩相激橋益圯壞萬曆乙未黃君建以新添  
衛學教授署事于茲毅然引為己任請于臺司欲建  
石橋既報可遂捐俸為士民倡已又請之方伯楊公  
守巡詹公梁公得公帑若干金益之而太府王公同  
理李公與先後守戎邵君國華陳君尚策咸各捐貲  
俸給夫力共襄乃事未幾州守晉寧蘇君九河繼至

益殫心力以善厥終橋用告成可無永久遠而望遊  
若長虹倒影素練橫江山光水色交映如畫近而履  
之即結駟連騎充然有餘又不但行旅悅乎途已也  
倘所謂江山相待而有成者非與野史陳尚象曰節  
款事後食之義微以不佞耳目所睹記世之緒待民  
上者即職分內事猶詭避不一嬰心念者衆矣善者  
必學博視寡此中惠政種種昭然可紀猶慮斯橋也  
爲民患也其言于上曰屢脩則病居者屢壞則病橋  
者遷不憚經營拮据之煩爲一勞永逸之計且其精  
神意念孚于上下貫于遐邇故自臺司以及郡邑與

鄉先生武胃里耆士庶罔不歡然協力成之即  
而諸所設施可概睹矣非其力量知識有大過人者  
曷克臻此昔秦昭王使其大夫李冰爲蜀守鑿離堆  
辟沫水之害蜀人世世祠之如學博君舉前人久曠  
之典昭萬世永賴之利不知百世後宜何所食糲也  
余嘉學博君之偉績而又嘉州守公之善履終嘗心  
乎爲民足以爲有官君子勸也因名其橋曰惠民而  
爲之記若諸有事于此者姓名法得載之碑陰也

思州新建察院記

巡按毛在

貴州于宇內爲僻壤思州又爲貴州僻壤也開議在

永樂十一年正統末遭寇城陷迨成化中復完堞議  
調威興平清四衛官軍哨守而清浪叅將往來調度  
隆慶初年以供億奔命之苦議遷府治于平溪然舍  
僻統衝民苦益甚甚至萬曆之五年復議還舊額哨守  
官兵因遷府並掣乃別募犂兵百名把守關隘僅取  
充數無裨捍禦自是不無隱憂且觀風使以道僻事  
簡往往不至故院署亦不修葺余按黔南念觀風之  
職雖深山窮谷車轍必遍未可獨遺思州而思守慕  
懋昭欲調平清二衛官軍合操以壯威武許之既入  
其疆則見風俗醇以厚也民知畏法無大奸也諸



彬彬有文也而城郭再闢保障足恃入署則見規模  
壯麗後倚一山風氣蔽聚問知為今日改移也噫嘻  
美矣使君亦既有署可居矣何可鄙夷思州而置之  
度外也余聞此中流寓倍于它郡土民若干丁差乃  
以計田均差之說檄府議又兵力寡弱將來可虞而  
以復設哨守之說檄道議夫使君之至不能無擾于  
民倘均差之議可行則眾擎易舉民力可繼自此有  
以報吾民平清二衛官軍之至亦不能無擾于民倘  
哨守之議可復使府衛體勢聯屬如唇齒相維民居  
依然安堵其為報吾民者更大也院署之新宜有記

余特紀時事之大略如此以告後之君子俾知思州之可以駐又知思州之不可以不駐而歲一至焉庶乎此署之新不為虛矣

重修思南府署記

推官陳南星

貴藩迤東首郡曰思南古在荒服之外漢號西南夷歷唐宋入貢賦然猶未能版圖之也我

太祖龍飛德威廣被厥苗納土效順錫官宣慰秩三品俾世守焉亦未郡縣之也成祖御極十二年革除

宣慰司列郡置守以昭王化夷人樂觀漢官威儀敬中邦規範創府治辨堂階分屋奧竟蔽風雨耳後先

繼守者從俗而治幾二百年嘉靖丙辰余始蒞郡  
思變而新之力弗逮甫八旬白湖堯公加蒞以司  
大夫出守茲郡已未秋因其塌遂重建焉夷民懷  
德咸子來公曰勿亟捐俸輸材如治家甫入閭  
功告成其規模宏麗氣象雄壯基之脉溯岩門  
而下勢如累珠公度中正建堂方五丈許高  
民之所備矣又道制左右翊以經厯照磨衙  
堂之下為露臺其堂之東西列胥史卷解者十  
數暨儀門凡九間煥然一新又于堂之後建  
堂廣如正堂堂之左為延賓所右為退食居可  
二十餘間堂之後乃

堂一座仍之舊堂之後又因其舊樓補葺之而繕建  
東西虛閣六楹中為迴廊其蕭洒風致似非費陽  
目之素得覩者噫亦云休矣夫土木之功尚儉者  
于費器小者局于制又况以官為傳舍者安蓋其  
公事如私事而盡心竭力若此也刑竣至此厚自  
改適餘之咀之耳公廬江甲族號歷中外其規模  
象平生之所蘊蓄觀記者非淺見薄識可比且保民  
如子視國猶家又公之素不負所學者故是建也能  
隆千年之美輪美奐弗擾弗驚惟茲二邑四司之民  
雖云興作而財不匱樂觀厥成而力不勞歡折鼓舞

亦如其私室之就緒焉者亦足以驗民心悅之一端云

重修印江縣堂記

知府帥機

印江係印土司郡志莫詳其始

孝皇御極之七載始更置邑迄今凡百禩矣維時草創  
踈略歷數十令無能易非當事之憚煩繇財用絀乏  
經畫艱也萬曆辛巳夏莫令奉 今上命蒞印甫旬

日值大雨河水氾濫淹民田稼令齋居通禱邑中紳  
動心慨然欲題 請蠲民租緣覆勘愆期遂中止令  
首發倉賑卹勸民修堰禾稻既沒易菰苽粟是歲  
有年水不為患民實德之冬仲朔稍閑令鄰里

甚計修之衆欣然承旨令復曰今大造丈田二事竝  
行也吾里中之民執弗逮顧邑山產材而各寨寓民  
力多暇可以寨運之衆亦懽呼稱喜遂下令不踰年  
而運者繼至今始命卜工以丈田事促出舍于城  
何羣力效勞羣三效技明年春棟宇如期聳然屹然  
會鄰司告苗寇甚急震動連省邑民驚避城幾空  
聞馳歸民競郊迎歡聲振山谷令勞來惻諭繕兵  
明號令士氣大振寇聞不敢窺諸當轄交下檄勞  
稱一方保障當是時兵戈倥偬闕危于邑者相踵衆  
心洵洵譚往事如眉睫擬奉令為去計令且戒邑中

工作于官兵守于城田丈于野商賈于肆周或廢職亦若罔有事未幾田賦簿書完報于他鄉邑而堂亦告成厥功矣堂正厦參間額其中曰忠愛前為揖廳間如之後旁為耳房左右一間中為擾道接川堂堂前後各一間堂東置庫房一間迤東置糧倉南北相面各三間中為廳一間大門為牙墻邑院後並左右關為周道通道四城增重門設刺板上下街內外並置柵扃鑰嚴面啓閉時百襍來邑治犁然整煥然新諸班就緒者不可勝紀且財不費民不勞皆令之措處有方也令之大造乎邑也厥功良亦偉哉予又聞

印民土著少流寓農賦役煩重健訟明興號難治令  
持重鎮靜約已裕民稍興利除弊摘其要而去其甚  
若醫師之治羸不施猛劑徐調和其元氣而應嘔之  
民被令之化若飲醇醪潛移默化罔知所自故其效  
徵于閭閻雍穆囹圄空虛虎狼屏跡苗莠慕化耶勞  
郡邑司有大碍大獄之不能決者率取正于令令隨  
所至誠格而明通之人皆輸情服斷稱慈明令尹其  
經綸之蘊康濟之猷見于陸議之陳皆安據立計諸  
當轄多嘉納通行之遠近之民引領懸壺望見德化  
之風而令之秉心塞淵操行礪潔渾涵為性流毅成



義民不忍欺亦不敢怨雖循良未多謙遜亦未盡也  
也印民何幸而獲令哉夫守令陸事自昔難之德心  
之難聖賢且爾此一邑也昔故而今理此一邑也昔  
祖而今字天下事廢于因循而興于振作古今民二  
于杆格而信于感化化裁推行神明成信亦顯明也  
何如耳堂之係乎風也豈淺鮮哉後之君子益勉之  
名與紫字寰冲廣西南寧宣化人登隆慶元年進士  
居鄉嗜靈修粹博物洽聞聲實並茂余守郡時知令  
敢深令政蹟則思人同野古泉寓書語令類如此其  
厚積遠施蓋尚未可涯涘測也邑前令暨典幕名得

并書

婺川縣治記

檢討金華

嘉靖壬午孟夏眉山熊君价自浙川尹婺婺古樸樸  
要路在蜀楚交會之間轄思南郡去郡四百里省亦  
相軋創為邑以合容其民勢也視內之邑為郡間亦  
勢也正德間流賊四方嘯聚自四川江津行將屯聚  
於婺居民咸走匿山澤與猿狖為伍婺亦舊無邑處  
公所出治苟且蔽風雨以加兵燹井墟蕩然熊君至  
無所居迺誅茅築卜用寧幹止敷政優游婺民大悅  
遂以是歲孟冬相視林衡度伐林木又明年為癸未

孟秋焚石通道土民刻信欣來赴役木材亦至公暇  
又募陶工範瓦以片計者五千有餘萬事漸集乃鳩  
工告期計程縷數以從事公廳六楹高二丈有五尺  
橫闊倍丈之二深則益丈之一而尺亦楹一中廳之  
高減公廳之八尺橫闊如之吏舍翼列屏障高峙神  
祠幕廳皆有規制內牆周匝三畝樵樓鎮之外牆內  
墻三畝五十步覆瓦重簷翼飛轟蕩南北東西門有  
眺望公館鋪舍新創斬新一目之中煥然生色矣君  
會計酌工食之中捐俸益措置之之嫠民忘其勞乃  
合乃完循循自癸未迄己酉冬用其一不妨其二公

私欣欣得濟于美亦難矣孔子所謂三年有成者非  
耶夫為政須要有綱紀則名分定而惠易派建事貴  
審先後則事成緒而民不擾使公所躋于民居則玩  
惕弗勵非強以蒞之之義期會詳于東濕賸急遽無  
漸非以佚使民之心觀熊君治其得古人為政之方  
哉君眉山世家篤信好學故其施為氣象知及之仁  
能守之不徒為口耳糟粕之用可謂不負其所學也  
已數千里西走使來欲予記之予與君為知也又其  
予少時曾到其地予祖夢倚翁作郡思南屬屬邑也  
其德土人至今遵而思之感今懷舊又烏能無言遂

輯其太古書之碑繼心績環為詩云

鎮遠府新樓三永記

知府

鎮遠府治枕山襟河河崖一而已矣實雲貴門戶之  
東南貨財舟行者無停歲治南永安渡渡行人處也  
東沙灣渡登舟處也西木家灣上崖下淵中棧棧  
雲貴者此其通衢云嘉靖辛亥歲仲春中  
公侍御近淮董公按節鎮遠首議建城兵憲  
公曰吾責也乃携燧步山航水達觀於治橋架  
曰可門可樓指木家灣曰崖可據淵可恃斯門斯樓  
斯城斯街道燧受命馬循河而東沙灣渡鐵

又曰崖峭淵深柵可易之石門可倍之鉄燔受命焉  
又進通判楊薰指鉄山溪沙堤而授之曰此堤可萬  
而減可屋而屋汝工汝力汝業也楊薰受命焉  
具狀上中丞侍御二公咸曰可會方伯平崖燔燔  
崖劉公議僉曰善檄下燔力任其事燔奉命燔  
用之贖金石採之黃塏工匠覓之興隆力取之功  
暨市肆之重與商越明年壬子孟春永安渡  
成題曰永安通濟永安者仍渡名也仲秋永寧  
成四十有五丈門成樓成自趾及巔五丈有奇  
亭成影壁成街道成東六丈西八丈題曰永定通濟

永定云者勢重難載濤涵易圯三圯四構萬石至是  
至是其永定矣又孟冬而沙灣渡成高並永長永定  
而材木構結大且固焯題曰永固通津董爾其其  
曰不問鎮江北固山得長江天塹之險乎蔡謨起樓  
于上以置軍士茲鉄山圻也險與北固山等今天  
焉不亦固乎夫慎固封守守土者職也緩定城  
康兆民牧民者政也職盡則於官無屑數善則於人  
有濟蓋作于上而後成于下備于先而後濟於衆也  
豈徒濟渡而已哉易曰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是  
能思患預防則曰固曰定曰安可求也斯之謂新

三永若東關樓復古關亭仍舊材改作者薰所砌砌  
堤高一丈五尺袤十有六丈廣如之薰之其功薰所  
得業也仲冬朔鶴亭公閱視喜而賦詩志之有曰  
嶂橫天連岱嶽言固也有曰鬼方種織造  
也有曰滇海車書上國通永定而衢通矣  
役者公意也公功也宜記

施秉縣建城記

提學劉曰材

嘉靖乙丑冬十月鎮陽施秉縣城成施秉縣  
巖邑也古牂牁蠻夷地

明興內附置縣設官自正統甲子始縣



間西控播凱南枕漢江皆封豨獫狁之鄰而伏弩衷  
甲之地也獨以一面北通郡治走滇楚而觀

上國施秉固則播凱洪江之苗不敢北首窺鎮陽而滇

楚道通若人之一身鎮陽為滇楚喉襟而施秉其肘

腋也肘腋嬰患即喉襟為梗矣故施秉雖小邑實鎮

陽重地論者謂固施秉莫城守為急成化間守臣嘗

議城岑麓諸堡會工鉅竟不訖功尋稍稍調番休衛

卒為補葺守戍計嘉靖辛酉客山夷構亂環甲挺戈

入施秉之郡焚劫縣治時戍卒無能禦者居民竄巖

穴間喙息求旦暮活貴陽東路告急賴一二帥臣整

師誓衆殲元惡縣境旋復底寧而橫淮兵燹者莫可  
揀樂矣使當時得數雉之城環而守之則首雖驚黠  
詎能蹂躪至此時中丞柱楚趙公奉璽書趙公奉璽書遂謀曰忠  
至為備今已後矣是尚可不亟圖哉乃與吳憲家晴鄧  
巫公協議為城守計詢守巡參議徐君敦勳張君  
廷栢俞畫允諧乃檄知府戴城能面量工守備孫繼  
武鳩軍役同知何承訓鳩民役書東西城分築焉石  
取諸山則百戶吳天祥司之甃取諸陶則千戶徐璠  
司之經費以兩計凡一千六百有奇出帑金也餘廩  
以石計凡一千九百有奇出倉粟也築城以堵計凡

四百一十有奇因地形也經始于壬戌孟冬朔日開  
歲癸亥趙公還留都而霽寰吳公代巫公在告而文  
川部公代徐君遷而王君汝述任張君遷而祁君清  
任先後協心用是諸役周怠總戎都督石公又益以  
罰鍰若干工作用命歷三載為乙丑冬十月乃告成  
于時中丞柳亭陳公侍御春接潘公二公甫下車撥  
文奮武圖萬世封疆之利亟嘉前畫而樂觀茲城之  
有成也更飭以官兵營城守將加密謂材職職籍當  
記材授春秋書也部嚴外防也書城祝禱內治也易  
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豈山川丘陵城池固為險

設也故和戎城而胡馬不能南牧音澗城而夏人不敢  
敢勇向爭尺寸者用此道耳矧施事當鎮陽扼塞與  
和戎音澗折戎虜之衝者未知功孰後先謂無易舉  
春秋義不可也雖然城可守也不可恃也晉陽之城  
不浸者三版勢亦危矣而卒能扞強敵以存趙者守  
在民子囊城郢而沈尹戌非之豈真城無益哉恃在  
城焉耳故城一也善守之環堵皆堅壁不善守之金  
湯為寇壘矣語曰公侯干城在得人也衆心成城在  
得民也材不佞敢告封人

普安州新遷入衛城記

提學吳堯弼

介滇黔之間為興古地故有州地無城郭遷入衛城  
自今日始州之守劉子承範謁吳子謂曰興古邊陲  
重地也

高皇帝時設府隸於滇藩無何改黔為州州治始宅撒  
麻繼遷於海子又再遷於衛郭外迄無能城其居者  
則以人曠土瘠物力詘乏亦傳舍其身者苟幸一時  
無事之安而已故弘治中米魯蠢動州治幾殘為甌  
脫蓋衛弁秦越我州人我州人以無城受其敵衛雖  
有城若無城此非往事得失之鏡與

今上御曆十三禩重軫邊計特簡大中丞舒公持節奉

撫茲土諷咨地方利便遂昌鄭君時為治兵使者以  
州治請遷先是署郡事黎德雄者始建築城之議繼  
以工鉅帑匱持不決侍御毛公接部因先後議落落  
難其請而樂因循者亦遂姑為修葺歲矣非亟公教  
然曰事有出于一時而關千百載之利害者當為  
社慮不當為會計惜即郡城未可卒辦獨不可同  
城居乎矧畏難與畏遷為目前計得矣海所謂保  
計深遠也區區工費不較當有以報遷與得神公  
笑跪請 制曰可事下當道有司當是時鄭君以  
章參藩行今陳君來代欣然曰是余之志也夫通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寧守陶子希臯衛使李承露相宅厥既得卜於東  
之舊署而承範亦已 覲事畢復任受命中丞公且  
令焉修彌半營周之法度丈數揣高低議遠邇物上  
方量事期待餼糧凡株者運者陶者冶者斤者斧者  
構且堂者斲而斲工而役者財與材之美且困者解  
之營之一稟成筴已而陳君又將中丞公指而躬  
之拊其勤扶其惰金矢之餘不足則請釐粟藏微而  
予之蓋救荒且惠工兩利也於時令勿亟乎築高者  
除下者平狹者廓有其材願効其材環而居者世其  
業者願効其地募而至者寓而井里者願効其力山

居而部落爭持牛酒而日餉作者不可止爲堂三楹  
儀門三楹鼓樓三楹前後退食公堂亦各三楹公署  
以官居者各一區儀仗戒石寅賓諸廳各一所胥吏  
廨舍諸器具備計其費以金計者可近七百廩粟以  
碩計者可二百餘取諸縣官之緡錢者什之半出於  
公所捐措者亦居什之半工興於萬曆丙戌之冬迄  
於丁亥之春蓋不半載而厥成煥如也於戲美哉州  
治既成州之士大夫父老咸舉手加額曰茲其易變  
通可乂之時乎二百餘年邁此肇造好義終事即民  
心可徵已且費僅數百金而貽百世永安之利役僅



四門戶而竟百年未就之功民不損絲髮事不動聲色而律文武長治之畧此其事何可泯泯願丐一言俾學者無忘今日吳子曰我聞在昔 國初之通滇也以破達里麻於普安即邇者滇平羅雄之難也亦以普安為犄角故曰普安安而後黔安黔安而後滇愈安所繫顧不甚重者而謂遷治止於一郡一邑計為州大夫便安一身利耶若堪輿家之說淺之乎窺此後者矣堯弼不佞滇人也慶兩臺諸大夫之為國家萬世計嘉文武將吏士民之協心且幸滇黔之安自今永永也樂其成而為之記

晉安脩路記

蔣宗魯

蓋予觀夏禹書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未嘗不嘆地險之賴於人力歷代富有四海者由斯道也故孟子稱禹思天下之溺由已溺今睹其功蓋萬世永賴哉乃雲貴遠在萬里禹所未跡漢唐來僅羈縻之曾無滇廣之利者道塞不通耳我

高皇帝廓清寰宇滇貴始入版圖郡衛哨守棊列星布路既得而靡莫之屬貢賦始通兩粵三巴舍此何適其險不啻秦棧蜀道之難非一人所能盡遷者若雲南坡在晉安誌曰西嶺天梯接壤坊額曰滇南勝境

貴之當道雖罕至而滇必由之蓋六詔之襟喉官庶  
之走集也萬嶺攢天長亘千丈來往苦之孰不有慨  
於中緣石遠水滄費鉅且厚官民兩匱力難永圖嘉  
靖庚申予承乏撫滇修自鎮遠至盤江第坡界吾普  
誼當引濂乃不煩里旅關土誅茅嶺上建玄帝行宮  
以鎮以憇風雨始有棲止萬曆甲戌今太司寇昆明  
嚴公來撫全貴亦修盤江至吾普三元坡麓甫及茲  
嶺會以內遷豈江山之有待耶萬曆己卯四月少司  
馬毅菴王公來自滇中過而嘆之計費不貲乃捐俸  
三百金檄蘇守備司出入而經理焉復申之曰以五

年於素之餘濟兩省峻阪之阨誼所當然情非矯飾  
及列於三元閣動動懇懇托予闕工欲爲 國家萬  
世慮計予弗能辭諭衆額神曰是舉也彰君之賜不  
貽厥孫謀而濟遠人行役恒情所難者當惜如已財  
視如家事焉乃偕前松潘副總兵劉君綵間日稽視  
董工務成則州吏目揚名學鎮撫百戶沈天瑞皆王  
公遴委者鳩工受直則川匠十百有奇各官篤謀展  
力伐石必求堅久仍屬予記之予惟天下大計東南  
漕河西北關塞代有成筵矣雲貴自國初來站堡郵  
舖永編無減遍置諸驛而選官馳之著在令典與他省

異者豈獨柔遠人哉 廟謨遠慮以擇道所出開萬  
世太平耳然則地方之通塞繇於路者豈淺鮮哉故  
孟子稱子產惠而未與其政者以乘輿所濟有限徒  
枉所濟無窮也今觀王公之舉財力不煩官民而周  
道至平行旅悅于途官民庶士頌於次自今鮮馬瘠  
僕痛之苦仁人利溥哉可謂先 國家之計拓王  
政而擴子產之惠也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  
於人必有所濟况位克祿厚者乎此范文正之義田  
至今稱者謂不獨善其身也後來者嗣而葺之母分  
官民毋分秦越以開邊鄙之利極跋涉之艱斯

國家封疆永有攸賴矣予宜爲一時慮哉公名凝楚宜  
城人登丙辰進士

畢節七星橋記

升菴楊慎

且蘭古壤貴竹今藩割川雲之剽分纏參井之餘度  
粵稽西路實貫南中關號七星孔明禡牙之地衛名  
畢節關索投箠之區雖卉服之雜居乃朝宗之首路  
狂谿狼谷山狀馬鞍者彌千危磴懸崖城比虎平而  
倍蕤兩欽夾峙而有水一溪過涉以無舟夏淹秋霖  
鼓洪濤於樹杪浮丘沉陸阻行李於荒途叱石誰感  
乎龜鼉成梁空瞻於烏鵲但知行側未見當仁道士

黃一中厥徒周陽泰雲遊戾止喟然嘆曰高下必因  
乎澤丘朝夕恒傲乎日月此雙崖有天生之石岸兼  
千章饒地產之名材人心若堅神功可冀矢磨杵成  
針之志傲折梅寄御之靈雉徧刊林鳩僇鏤巴淬茲  
寸願礪彼群徒高義動萬山之淵勝緣集三省之鑑  
出翳奮而壯結構刻暫碧以施輿枉鴈齒傍階濺沫  
飛流不染魚鱗上兀闌風伏雨無虛在天半空去地  
千尺星梁斗柱稽銀漢以橫陳雪浪雲濤拖玉虹而  
曲抱騎無輪載氓不褰裳陽侯驚波易爲方軌馮夷  
浸宅履作康莊相彼橋中渾於黃河手握征南之節

較昔梁孫原於黑水自乘博望之槎豈有廿介  
握其一指綿力禪君子之平政遵王路之常行似  
夷庚不煩令甲歡歌美諺近傳羅甸之口得應  
盟遠契漆園之心印將永玄玄之積可儆郁郁  
妥鏤貞珉匡溢華袞薄言觀者勿替引之

新添惠政橋記

巡撫錢欽

瓮城之河遠不可攷其自出由平伐至于龍里新  
之間合諸山之流若蜂窠蜈足皆注是河其水  
以衍路當孔道東西行者踵相接也咸以徒涉  
舊作浮梁編竹爲楫實以雜石絕流而置之者



數上施橫木僅通往來每氣至水盈則泛溢於兩岸之間喧聲奔突捷地梁敗人皆寒裳濡足凡有所挾任其首若背始克有濟及霜降水縮水凝腹堅類揭跣以往若履鋒刃往往以病告如是者有數數矣弘治改元之六年都御史鄧公廷瓚都督王公通皆奉璽書撫鎮貴陽肅清寇壤修舉廢墜秩有次序惟是橋之圯未之治也乃相與喟曰此非吾輩之責乎遂鳩工庀材審曲面勢改建石橋于舊址之南凡數武道亦因之以就寬平財用之需一出於貴州宣慰使安貴榮白金之費以兩計者若干工役之用一出於

在官之人以日計者若干錢糧之供一取於公廩之  
餘以石計者若干廣三尋有奇袤十倍之五洞聯屬  
委蛇蜿蜒勢若垂虹由是行道之人如履平地不知  
其水之縮伸而厲楊之爲病也經始於七年之春落  
成於次年之夏四民承德百姓快觀咸謂自有斯河  
以來未之見也既而鄧公有兩廣總督之命王公自  
陳休致而予繼撫茲土知建橋始末爲詳貴人士恐  
二公之功久而湮也謂宜勒金石以紀其事予惟貴  
州去京師萬里嚴教百年革夷而華開梁道路如砥  
如矢固我 聖祖神宗德化漸摩之深而前後撫鎮

諸公匪直輔翼亦不爲無助昔子產聽國之政以義  
秉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爲政且示徒  
杠輿梁之期今是橋之成規制之宏惠利之溥堅固  
久遠豈特十倍於徒杠輿梁而已哉使命不戚於喧  
阗教戒不失於期會商旅不妨於交易芻糧不稽於  
轉輸王政之當務於是乎在因名之曰惠政橋以見  
二公能推子產之費以施於有政雖孟氏復生將無  
庸議矣夫天下之事成于同而敗于異惟二公心無  
不同故事無不就建平蠻之偉績奏屏翰之奇勳意  
流當時澤及後世可書者尚多非止一橋而已宜記

洪濟橋記

郡人陳文學

洪邊距會城十里許宋侯私宅所在也嵒相聯續是故斯道所由通邈哉將抵洪邊之二三里地勢陡絕山水橫流積為淤渚行者病焉里人謝鼎字德新經行是途見一婦携兒乘欵段以前婦兒并馬俱陷淖泥中君命從者援之惻然念曰擊吾目者如此寧保吾目之不逮耶吾亟圖之遂計工召匠氏而經營焉橋成德新遣季子庠生慶未索記予病久不文顧茲義舉也而慶又從吾游為之言曰語有之勿以善小而為孟氏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且曰推之可以

保四海謝君一橋之建善念之克仁心之觸也跡而  
視之宜若小然官民絡繹朝暮悠履坦途者濟則大  
矣洪之義大也橋名洪濟其取類乎又况洪邊之人  
首斯濟也君富而好禮子若孫皆蒸蒸髦士年登古  
稀康強福履是固其平生積善之應一橋奚足為君  
多第渡蟻者尚以為陰德矧渡人乎君雖不求名而  
名隨之不求報而報將至詎可攷其善而使無徵於  
後耶因為之記

亭館類

鳳嬉堂記

巡撫趙欽

貴州古九夷地也嘗讀魯逸論云孔子欲居九夷繼  
鳳嬉心竊疑其言夫九夷自秦漢始通中國春秋時  
武陵之蠻猶未款順孔子欲居於此豈信以爲可化  
乎然當時屢干列國之君與其卿大夫竟不能一入  
其說然可諉曰不親至於七十子者日相從左右斷  
斷洙泗之間亦不能使由之不勇師之不辟求之不  
飲况九夷乃能化而入乎至於所謂鳳者古今曾幾  
見之岐陽一鳴收穀已久豈逆知其猶在九夷否耶

則又寥遠難期此必聖人有爲之言也今九夷內附  
悉爲郡縣溪洞之民皆崇禮教其酋長盤辟羅拜隨  
群吏抱牘日趨事不少怠問其俗而標枝野鹿之風  
猶髣髴近古其視孔子之時何如使天下無鳳則已  
有鳳不在中土必在此無疑余偶承役來此人皆以  
夷爲陋余猶喜異一聞鳳鳴適爲堂於玉池之上題  
曰鳳嬉又徧樹梧竹邀求琳瑯之寶此其可以招致  
乎夫唐虞之時鳳凰來儀雖遇文武神聖之君神農  
稷契皋夔奮奮庸之臣內外相成協氣四座故靈物畢  
至今 王上方隆唐虞之德而臣人不能廣修和之政

庸庸如鉞者鎮撫茲土雖有鳳恐噉噉避長吏去矣  
此吾所以有無窮之思也雖然鳳之來不來不可知  
而人臣奉職治此猶以陋目之不樂久於其地豈敢  
爲必不可化耶夫在昔本不可居聖人猶欲居之今  
可居而人猶不居其志意去聖人果遠矣不能不爲  
之哂

賓陽堂記

王守仁

傳之堂東向日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也  
賓日義之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義以賓賓之寅而  
賓日傳以賓日之寅而賓賓也不曰日乃陽之屬焉



日爲元爲善爲士爲亨治其於人也爲君子其義廣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爲泰曰賓自外而內之傳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乃賓君子而容有小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耳吾以君子而賓之也賓其甘爲小人乎哉爲賓日之歌日出而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再拜稽首人曰予狂匪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出稽首再拜人曰予憊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駸其瞻其日惟霽其昫其霧其日惟雨勿忤其昫修焉以霧勿謂終驕或時其瞻瞻其尤矣其光熙熙與爾偕作與爾偕宜修其霧

矣或時以熙或時以熙孰知我悲

何陋軒

軒在龍  
場驛側

王守仁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予以罪謫龍場在夷蔡之外於今爲要綏而習  
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  
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  
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之儀  
揖讓之縟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  
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而背亂白黜  
黑浚奸窮黜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

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陋乎夷之人聽者  
能此其好言惡言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詞  
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爲然也始予至無室止爰於  
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  
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蓋予比年  
嘗圃於叢棘之中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開之  
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蔭之以  
卉藥列堂階辨室與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具  
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  
觀于通都焉而吾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軒曰何陋

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靡不備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鈎繫之術窮而後匿譎偽無所不至薄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朱豸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為欲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于陋之名則亦不講于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他之也益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君子亭記

王守仁

陽明子既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營架椽爲亭環植  
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  
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堅而直貫四時而柯葉  
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  
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珊中采齊  
而協肆夏並遜俯仰若洙泗群賢之交集風止籟靜  
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於  
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  
于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于吾亭門  
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杖以

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懼處困  
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于朝今也行於夷順  
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  
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  
乎夫子蓋嫌于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  
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也陽明子  
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  
哉抑學而未能則可謂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女  
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之名亨也則以竹也人而  
嫌以君子自名也行爲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

之

玩易窩記

王守仁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爲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  
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  
所措予乎其若珠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决瞭兮其  
若微渣淤其出焉精華其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所  
以然其得而玩之也晏然其休焉克然其喜焉油然  
其樂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而不知其夷之爲阨  
也于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  
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

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爲之說曰夫易三才之  
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詞動則觀其  
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  
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智  
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  
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  
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鳴  
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澄心亭記

巡按鄒魯

貴州行臺後舊而有澄心亭前御史楊君剛諫書揭諸



榴歲乙巳魯奉

命南樓駐驄之暇燕坐其中撫景

興慕知揚君蓋致音於澄心之學也夫心學不傳久矣自危微精一之授受博約克復之講明寥寥數千百載濂洛關閩迭興濬源導流而後心學復明迄今又三四百年中間得此者幾何人耶於戲心學豈易言哉人稟天地正大剛明之氣以生其理則具於心而應於物無古今無聖愚無內外無將迎堯舜周孔之心不待澄而自無不澄者也湯武類孟澄之而後澄者也桀紂跖驕放其心而不知其所以澄之者也聖人未易及下愚不足言賢人不可希乎希之之

要莫過於澄心澄心之要莫先於主敬敬則澄澄則定  
定則虛虛則明明則照是故當喜而喜不以我喜當  
怒而怒不以我怒凡有感觸隨物應與不然欲求善  
應天下之事是猶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貞吉悔亡憧  
憧往來朋從爾思其是之謂與世之君子于此苟有  
得焉庶幾不愧於讀孔孟之書而所以克舜其君民  
者不外是矣一旦出而仕也匪居政本以盡格心之  
功則願入臺以任言責之寄蓋自三代而下格心之  
學不傳惟臺官一路可以上通

天子之意大言入則天下受大利小言入則天下受小

利言行道亦行故也臺官之寄其重如此非澄吾心而無所私其言未有不失之矯亢而能入者鮮矣况網紀攸司百僚是肅喜則賞怒則刑清則楊濁則激低昂屢變又烏能各中其則哉此心學所以不可不加之意焉耳楊君之意亦善且大矣繼自今若能私淑其志則丰采所至

朝廷自尊於是職乎奚愧謹記以俟

萊根亭記

在會城察院內

鄒魯

先正汪信民嘗言人能咬得萊根則百事可做肯哉言乎蓋以養心莫善于寡慾必自咬萊根始引伸觸

類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聖可學矣况百事乎哉貴  
州行臺東偏有亭焉環植嘉蔬魯扁之曰菜根蓋有  
志於寡慾以養此心耳仍爲銘曰物之淡泊莫過菜  
根物之甘腴莫過梁肉嗜有味之味衆人所同得無  
味之味君子所獨噫嗟飲食大欲存焉故易示彘顧  
之戒書謹維危之傳禮記豆觴之銘詩歌乾餼之愆  
菲飲食而大禹入聖樂簞瓢而顏子稱賢苟以已而  
從慾斯乃人而匪天矧御史膺

皇上耳目之寄綱紀之託驄馬行行動搖山岳風采凜  
凜令人膽落其本在于正己其要在于寡慾者耶潭

潭烏府乾坤一亭觀頤養德菜根乃名教戲菜根  
慾之則爲士大夫不可一日無此味天下蒼生不可  
有此色

遠俗亭記

王守仁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爲之  
記曰俗習與古道爲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必高  
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舉  
爲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詞章俗儒之業  
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翁履  
而曰吾與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

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  
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  
不遠於舉業詞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  
公以處之明以決之恕以行之則不遠乎簿書期會  
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之凡鄙猥  
瑣而徒閒散踈放之是杜以爲遠俗其如遠俗何哉  
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  
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爲不苟矣是  
故苟同於俗以爲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  
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龍山道院記

張翀

余居都勻每吟誦少暇即與諸生司子推輩搜奇于山水之間見隔河有峰雉峙崔嵬其高插天遂杖屨躋其頂山勢逶迤數千里羣山俱出其下徘徊四望南盡交廣北極湘漢西連滇蜀皆在目前矣余曰壯哉觀乎安得結廬而棲之時有齊川司君撫月泉劉君鏜二人殊好奇者即以其言謀于衆衆曰誠吾身之勝槩豈天以啓張公耶乃不約而同各捐金募石即其山之傍取材得巨木若干楹山勢陡峭不可作屋基衆方卜其處俄有靈龜大尺餘自石中出突至

其前三日而不去衆以爲神告其地遂即其處掘而  
平之前爲樓樓之上復爲小閣後爲殿殿之旁復爲  
小廊其所祀神惟民自山嶺以至其麓皆鑿石疊成  
折盤桓可數千尺循磴而轉各樹以栢殿後有石城  
高廣平坦其文青赤登之使人曠然石下有泉出  
冷然潔也院左右皆古木藤蘿時有清風至聲如萬  
壑之濤起伏而不可爲狀樹多烏猿白鵲往來其間  
憑闌望之若素相狎者工既成鶴樓張子負甕而來  
以習靜其間就樓之上設一小榻每至夜分常有白  
雲數片從窓入樓中徐徐進榻傍與余相依遠平且



則又飛去半鎖山腹使余下盼之宛然如霄漢間也  
清平孫子亭訪余于山中見其景而悅之欲得記其  
事余曰噫嘗自開闢以來即有茲山孰從而棲之余  
產在五嶺外相去數千里安知其來遊此耶即來遊  
此又安知結綬于中遂為一方勝槩耶由是觀之其  
山川之開闢與余之來遊皆天也非人之能為也山  
舊名蟒余與劉君鏗走飛泉處見有龍青色因更號  
為龍山故院亦隨其山名云其工成歲月與胥相人  
氏又載之碑陰

月潭寺公館記

王守仁

興隆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  
瀕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  
懸若鼓鍾編磬縈絳纓絡若搏風之鵬翻隼翔鷗螭  
虺之糾蟠條倪之欒攬譎竒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  
澄潭邃谷不測之洞環密回伏喬林秀木垂蔭蔽虧  
鳴瀑清溪停洄引狀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  
際天無徑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下上於窮崖絕壑之  
間雖稚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踣煩  
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  
心洗目醒雖庸僧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

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蓋不言可知矣巖界與臨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頓飢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戍卒官吏與凡苗夷乞休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釐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之請也乃捐資庀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釐祝之所曰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導之不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爲部使

者休息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之故  
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饑  
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  
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伏遠度其工千戶某某相  
其役遠近之施捨動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  
畢自是織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登  
祝者有所瞻依以爲竭衷効誠之地而茲巖之竒若  
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爲予  
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  
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是舉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

嚴密之時衆方喘息憂危動履牽觸而乃能從容  
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  
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  
可以不志也矣寺始於戊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  
治於指揮劉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  
是凡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宦適軒記

祁順

成化壬寅予自江右藩司來知石阡郡事貴州在京  
師西南七千里外古夜郎洋剏之域

朝廷使有罪者居之蓋欲甘嘗險阻履憂危而省躬思

咎也幸今天下承平四夷八蠻罔不從化而貴州自  
入職方百有餘年民樂耕稼士知問學頑梗之俗變  
爲禮樂衣冠久矣石阡地阻而僻其民朴而少爭貴  
賦易完賓客罕至吏于是者無迎送之勞無催徵之  
迫無獄訟之擾而山水登臨之樂乃兼有焉是故仰  
而觀山則適乎目俯而聽泉則適乎耳優游於詩書  
文藝觴咏之間則適乎心出入起居動作食息無往  
而不適也蓋務繁華者必於都會之邦志幽靜者必  
於窮僻之境吾從仕中外二十餘年都邑之雄富人  
物之盛麗固嘗覽之矣然或朝謁之拘或宣理之動

所職有兵事焉有錢穀焉有訟牒焉凡耳目之所接  
心思之所及者皆是事也簿書期會之餘則賓客往  
來之交也當其冗劇之際雖欲放情物外求一日之  
適何可得耶茲獲脫彼之勞安此之佚自適其適而  
忘其有罪之憂上之爲賜也大矣昔之人有居清  
華之秩而以煩劇妨其賞適爲恠者夫彼此不能兩  
兼而賞適尤吾性之僻失乎彼得乎此夫可謂之不  
遇耶雖然吾不敢以己之適而忘悔艾之心亦不敢  
不思己之所以適而圖報上恩於萬一也於是發  
其退食之軒曰宦適且爲之記以自觀省焉

東樓記

巡撫孔鏞

東樓者貴陽顧良玉氏所居之樓也良玉常之鏞山人其祖從成貴陽遂家焉好善樂施天資明敏其諸書靡不澆貫貴人稱之爲顧百會先生以其素衆善而多能也良玉早從庭訓習進士業後以親老侍養不求聞達居家吟咏精於繪事晚年尤好畫畫之術乃於私第之東偏構一樓以居名曰東樓翰墨俞大有書東樓二字扁楹間凡士林之能言者皆歌咏之良玉復求余言以記余與良玉同吳產也乃詩良玉曰樓之名東者非以日出于東東乃震方震爲



生物之府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乎仁主乎生物凡人所居之處必面東而取生物之氣也良玉曰然乎雖居戎伍中而其心志未始不在山水之間也吾居東樓之上八窓洞達獅峰拱於前銅嶺環於後南樓垂虹之橋北對麗譙之閣朝於斯夕於斯或對景而言或開卷而讀佳客至或以琴或以碁以觴以詠足以怡情而遣興而凡樓外所接之物色者足以娛目聲者足以諧耳徜徉於是而不知老之將至也余聞談者以貴陽之景在東樓而擅其景者在良玉貴之重門高第辯次公集不數十年間且有傾圮爲墟者

良玉一隱士耳又無勢位之可恃乃獨作此樓思保  
有之不亦難哉爲良玉後者尚當知彼之非固有而  
不可常而求其固有而可常者固有莫如實德可常  
莫如實行其所以求之之道莫如實學三者修焉可  
以隱可以行可以養身可以顯親可以遺後此其所  
保者大矣獨東樓乎哉良玉曰善請書諸簡歸爲子  
孫勸

銅仁思堂記

宋張惇爲湖北常平使  
建思堂于銅之小江

蘇子瞻

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  
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

知所思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則吾有命矣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適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者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大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于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賢人以之

勝槩類

聖泉記

郡人劉汝楫

黔筑聖泉遊者步自西郭沿溪流躡石磴可五里許當巖砢巖嶂中一泓自石罅迸出匯爲方池日每朝沒無停好事者置石鼓其內潮溢咫餘下至鼓之半而止通晝夜計之凡百次舟州錄名百刻泉一統志稱靈泉太抵泉名自人其百刻爲期則亘古無易也余自髫年遊其地每借衆詫之第私心又謂他境有然者亦不甚異也迨後周覽吳楚燕齊之墟歷改職方紀載乃知聖泉靈異獨黔筑爲然允矣大塊中奇

絕也蓋宇內名泉若湯泉火井瀑布趵突諸類洎陸羽所品次靡可倭指特襲界色味稍殊而無潮汐惟漳浦蜡湖侯官潮泉鍾山應潮連州潮泉固亦消長有期而其地瀕海乃緣海爲潮汐泉不得與也若池陽潮泉章貢三湖安寧海眼樂平鳳游荆門蒙泉彬州潮泉吾鄉龍驛朝井去海懸絕似與聖泉爲伍第彼潮候僅再至三至亦未有百刻滿長別具一靈焉者則聖泉之靈且異在別境寧復有此乎觀者標焉故莫測或謂如漢陰丈人所云其津有機械焉余曰太山磐石莫當雷水謂其久則陵夷也按水志迄今

二百餘瀆如機械實中水石之激安能百年無故此  
其說無當已余意寰中地形若人一身其在西南是  
詔其首中原其腹青冀其足也黔筑居首下腹上當  
以吭名夫吭於人身蓋神明之關也是故環四海周  
八埏精靈之竅獨于黔筑發之有聖泉之異理固然  
哉或謂地域廣輪罔知紀極聖泉勺水耳何獨于此  
呈靈竅曰礎潤而霧霽至壺冰而巨澤堅小固可以  
驗大且堪與家躡躡龍脉蜿蜒千里外玄鍼所注  
不越毫芒勺水雖微不函地軸耶抑又聞昔人志水  
樞繫以材品測香辨味則異產可卜焉聖泉良異矣

真州通志卷五十一  
將不有苞奇毓秀丕顯地靈俾之雄視西南為富  
一大式郭而與斯泉相符應乎即今省郡規撫日恢  
人文競曜其兆蓋可徵也余敢識此以俟庶后有睹  
驗不謂今日無前識云

雲龍洞記

焦希程

威清衛本羅甸國故地也 國朝始置衛以中華之  
人守之去城西二里許有洞焉其人莫之奇也且以  
涼傘之名辱之丙辰秋杪蕩叅莆田雲峰黃公暨余  
往焉洞門卑隘繁折而入其中寬衍小容數十人其  
上則氤氳之氣蒸而成溼清而成涼溼溼然蔚然岩石

變幻望之如雲而狀態互異故或如雲芝或如蓓蕾  
或如璣衡或如凝露或如蜂房或如蛛網篆烟盤旋  
于密石或如齊紈越縠飄緲于風中或銳如懸錐而  
鋒芒射目或莖如覆肝而其徑丈餘或如神龍自天  
而下凜乎雷電之將至也余因憶家食時每觀夏雲  
之竒峰往往見神龍垂其端信縮上下而雲從今洞  
殆不異也因負于雲峰公曰是洞也請名以雲龍可  
乎曰然且欲希程大書于石以洗其辱比視洞門之  
下積土耳召居人少加畚鍤則卑者崇而隘者廣矣  
嗚呼造物之設是洞由開闢而來辱于夷人幸而華



人居之而復辱之逸夫今日始洗而新焉知人之  
污垢而就清流去幽暗而遊爽地者不其有數存者  
哉侍者曰未也由洞之奧盤曲而進以火燭之遇小  
竇沿石溪勝跡奇觀迤邐三里而達于山陰余曰罔  
遊于遊罔游于樂且君子不實遂備長紉焉姑記其  
名洞之意云爾

喜客泉碑記

焦希程

平壩西南十里有泉湧焉匯而成池溢而成溪湛  
甘冽可鑿可酌冬溫而夏清客至無笑明珠翠  
纍而拂風恬日霽晶瑩射目客語在左則左應在右

則右應衆寡亦如之否則已殆如酣酣然於戲奇哉  
因名之曰喜客夫泉豈喜於客乎居人農呼而市器  
樵譌而牧唱以佃以漁嬉譴錯匝泉蓋常喜之矣時  
和而歲豐兵偃而民息庶而富富而教泉豈不益喜  
乎故池以待汲溪以待灌溫以禦冬寒以解愠爲雲  
爲霖蔭澤萬類者喜之徵也甘以受和冽以自澄明  
以辨義恒以無息以昭時出者喜之具也豈獨喜於  
客乎以喜客名者天下之事進而醜物則爭退而自  
卑則裕是故利物者衆水所同也喜客者茲水所獨  
也遜美於衆而退名其所獨天下莫與爭能矣夫古

客豈細故哉人而有得于此則為緇衣為杖杜為吐哺握髮天下國家尚亦有利矣乃泉獨為之何歟予嘗溯河洛江淮之源肆觀於東海泛三峽過洞庭望彭蠡泊牛渚酌中泠辨惠泉俯龍湫於凌湖翫玉泉於錢塘歷青兗幽并雍益之墟浴溫泉觴醴泉式甘泉理益泉或怡神於浩淼或鼓楫於風濤或契泝於清瀾或持志於異味大小不論而所見亦多矣今日始與泉遇則泉之喜蓋非私予一人而予固為泉所喜也不亦竒且幸哉泉去官道不數十步鮮有問者以是知遇與不遇不獨人為然也是故重感焉遂為之祠于灣以享神亭於側以便觀碣於道以告過者

安莊雙明洞記

提學徐樾

樾按考畢事之日州守莫子讚漆子登及守備謝欽  
者修辭曰訓迪以式我多士者至矣非敢以遊觀請  
願半日留爲山洞光曰逸我哉僉曰勝迹明公幸無  
負也一笑而往抵洞蒼然兩山夾道下有寒泉注爲  
澄潭怡然于我懷矣從者曰未也白石壁立半折崖  
側下有通徑劈竇圓如滿月奇哉斯之爲洞也從者  
曰未也緣門以入小徑夾崖前峯岫律蒼碧潭流穿  
石折而西迴又一方渚磷磷有聲雲氣覆面靜觀日  
色山影沉澁如鏡東西風日相射南北繚繞石盤如

蓋衍土一區可坐可恬往百步餘而興入風泉雲壑之外矣顧岩間石筍數尺形類莊點佛坐虛可容背傍婉曲侍童環立者可數人俯皆上石樾欣然據筍而坐其鎮莫子漆子左謝子右席平石也小子者四人負歌而前命之歌予眇流泉而莫測其往小子再歌而予亦再和之莫子歌伐木節以磬水石冷然交奏好音徐子頽然發浩歌童冠者八士樞衣而進立斯須間歌湛露前溪橫小梁渡涉者莫子起以請曰未也渡此則雙明洞矣徐子臨水却顧步小橋微吟半聽流泉之漱穿石洞援步而登六七步間恍然光

儼堂壁四周洞開一面以吐日月上負下方奇偉一  
室環辟三靈異莫窮變態徐子中坐而四顧焉轉而忘  
其美隔水鼓吹幾希奏雅而歌者繼作二三子列簾  
酌旨酒俎雜山肴有事于奔走數十人環屋而侍者  
翼如也山水之奇足以洗心如是夫誰謂其娛於觀  
聽之美而已哉歌酒話言方極懷抱葛衣輕飄山色  
半黯紅光入水起視郵人秉燎束楚以繼夜遊揖二  
三子起廣再歌凜乎其不可留矣徐子白是遊也樂  
乎爲二三子記之

關嶺止亭清泉記

杜純

嘗謂有道者作用自別故見天下之至賾而嘗擬諸  
天下之至動今觀太虛先生止亭清泉之制可見矣  
古者伏羲氏畫卦仰觀俯察孔子翼蒙詞山下出泉  
所以發陰陽之秘類萬物之情使人得象忘言不迷  
于吉凶之途耳先生巡歷抵關嶺見其重巒巍巍壁  
立萬仞登巒之半迤邐坦夷之間又見源泉滾出清  
滌可愛喟然嘆曰此乃造化之妙動靜之機惜人由  
之而不察耳于是制器尚象命守備指揮吳晟于戶  
玉臣董其事半峰之隅蓋亭翼然名曰止亭不尚錫  
斲亭之南鑿池一方環設八卦中流滌洄不歎不盈

浙馮無窮名曰清泉噫先生之心其擬象也深乎蓋  
天下之物以莫不各得其止爲極而其本源澄徹定  
與源泉混混者一機亭泉之建殆将使天下後世之  
人涉歷是途者覽其亭幡然興知止之心君仁臣忠  
父慈子孝視明聽聰進禮退義以至陰陽動靜各止  
其所者寔先生之心也飲乎泉脫然興淙淪之意觀  
盈虛消長之機覩周流不息之妙懲忿窒慾遷善改  
過新新不已者又寔先生取泉之意也引伸觸類則  
建亭而貴其朴者所以示人立誠以求所止之方引  
泉而別爲旁正者所以欲人防僞以清本源之要鳴



乎先生之所以開物成務者至矣盡矣故分而觀之  
山屬艮艮而止止則靜爲仁泉屬坎坎爲險險則動  
爲智所謂萬物各具一太極也合而觀之山水相依  
動靜相涵仁智相發所謂萬物體統一太極也觀者  
得象而忘言尋名而紬義則有得于止亭之說者爲  
仁有得于清泉之說者爲智合二者而兩得之其無  
愧矣乎若過亭而不知止見泉而不知飲者無惑也  
若止其亭曰清風時來陰映拂拂可憇息目其泉曰  
甯沸檻泉其出泫泫可止渴知止而不知其所飲而  
不知其味抑末如之何也已矣如此則非今日所以

創建之意也先生號太虛發人以理學見重海內其  
作用議論徹上徹下類如此純幸入門墻得其梗槩  
述此以紀其事云

龍里留雲洞記

僉事萬敏

洞據南山之勝去衛不里許蔽於蒼莽者既歷有年  
矣嘉靖甲寅首夏予與完庵王君公餘多暇得尋隙  
而當葺焉於時載芟載柞群石獻竒如揖如怒如闢  
如舞如華萼綴珣如御象蹲踞予與完庵瀝酒而賞  
焉竟日忘反揮使李載春王寰等進曰是洞也隱於  
昔顯於今山靈其有邇也已然而名莫能定昔人謂

土之人猶信信焉者是也予與完菴曰夫山雲物之所自出也其出也無心其留也無迹則雲之爲也完菴以北州人豪時方向用而予以踈鄙得隨步履留憇於此幸矣行且尋盟泉石未敢留情焉雲其與我乎因命爲留雲洞書此以識完菴名壁山西尉州人威清兵備予爲見湖名敏江西南昌人時爲畢節兵備云

清平天然洞記

田汝成

古之官於其地而善爲山水遊者右晉謝靈運唐柳子厚是也靈運之於永嘉守子厚永州刺史也守刺

史事一州官守而政劇二子洒然脫略恣蕩風掃  
凡其州之山水稍可取者必涉足而寓目焉又能作  
爲詩文以張大景物使不落莫寰中斯亦奇矣然未  
識二子踪跡所遺者至於今復有表章之乎否也方  
今海內名士善爲山水遊者予所聞始蘇都玄敬天  
水方思道天臺蔡巨源是三子之好爲山水遊也若  
飢食渴飲而病就醫也其有聞而求必得之也若獮  
搜而虞逐也玄敬思道之遊予未之考蹟若巨源則  
既知矣正德中巨源叅議貴州貴州山水磽礧鮮可  
遊者而巨源必遊凡一丘一壑苟不爲糞壤者皆涉

足而寓目焉又善爲大書嘉勒名稱以紀踪跡  
靈運子厚之風者夫巨源之遊貴州亦密矣而清平  
猶熟清平者巨源所與民同患者也清平城東三里  
所謂太極洞又其東十一里所謂雲溪洞雲溪太極  
者皆巨源因象名之也繫其間去太極百步許即余  
所謂天然洞也當其時翳於榛莽狐狸之宅而螻蟻  
之封不爲巨源所甄錄乃今去巨源二十餘年矣風  
雨滌薄門徑呀然弘邃虛明可肆筵几較其奇於案  
溪太極不啻若華屋層軒之與蓬蓽伍也晦於前而  
顯於後豈非數與今夫崑山之玉滄海之珠千載來

之尚有遺寶物之無盡藏也如是然則人君之求賢也  
也招以弓旌聘以徑壁焉知草澤之下不有懷珍而  
稿者乎何以異於此洞之不得暴白於當時也雖懸  
洞之顯雖後時猶不落莫於世吾安知此外不復更  
有遺者終有能表章之乎否也是歲巡檢御史宿松  
楊伯生暨清平士夫僉事王子升侯汝言遊而悅之  
其名則楊伯生命之又子升汝言聯句詠之縉紳聞  
者屬而和之錢塘田汝成記之

都勻龍山記

知府陸東

張子子儀登其山而龍見因易之名曰蟾初張子寄

余龍山道院記讀之慕其勝遊陰慶壬申  
知郡事升堂面高山見茂林層閣心異之問之  
吏曰龍山也即圖一遊屬病冗相仍又山常  
雨露不可登迨癸酉春中廿五日丙子與郡  
理戴子法卿期丁丑召諸士劉鏜偕往鏜院  
主也是日濃雲不果戊寅乃往出西門涉高  
基河西百餘武涉邦水河澗百餘武馬石磴  
開丈獨木輿人慄慄行其上及岸西行過小  
園致下洞不甚巨而空靈可探又西曰觀音  
坐山山巖達姬家冲稍西北行上小坡至煤  
炭坡郡存取煤供爨所也兩山洞門相望號  
鴛鴦洞再西則田坪麥苗

茫茫然農夫耕其隙地問之曰此張子所懇田以資  
龍山院者又西行里許曰笄山以形肖婦笄名笄山  
凡再重即龍山麓南北長嶺如袍由北笄山後峯巒  
轉而南行窪徑中尋至磴道皆乘石疊砌者余二人  
乃舍車而徒盤曲西上嶺徑漸崎嶇僅容足又里餘  
轉向西北及橫澗獨木橋迂橋南上平石少憩鐘先  
至采薪者茗巖下持以獻甚甘之頃之都指揮楊子  
鎮之聞余遊與其子學生威携榖酒追及乃共登將  
里許旁有披烟洞襲子名之也中可坐十餘人又里  
許再憩再行道旁漸見古樹桃梨野花伍色雜錯若



張錦綺又幾二里山砌石磴二丈許上爲閣三重祀梓潼閣之後真武殿左右翼廊三人者乃登閣下欄群山環列不啻兒孫郡城樓堞市衢牙舍歷歷在目巖巒古木蚪屈蛟螭蒼碧疊間花萼芳香野鳥鳴翔雲烟葱靄不覺其神之爽也憑欄久之乃下行殿右峻巖壁立余見巖半喬楓可坐意欲往左右曰不可余攬衣緣徑坐樹下戴楊二子亦隨至共酌數杯欲再上尋所謂西峰丹臺者道士云榛莽塞徑不可行乃止但謂故徑穿林至頂平如几臺而孤峻削陸遂尋徑而還至殿解畢出閣之左緣徑西北行萬竹中

如羊腸分竹攀蘿行里許見老桂巖巖畔可數人抱  
合高殆百尺婆娑可愛又里許兩崑相峙有方池深  
丈餘土人云冬夏不竭不溢張子名曰飛泉余五人  
者升其北巖坐石上再數酌北瞰邦水司治巖北峻  
壁則張子九日登高處也因相與歎張子之忠忱曠  
懷茲山遂借重爲萬古名勝矣巖下有開雲洞亦張  
子名之意者取韓退之開衡岳之雲之義乎將共尋  
之亦以榛塞不得至爲憾時日已晡乃尋初徑下至  
山麓升輿而還及田坪渴鎮樵丘茂楠昇鑑胡林候  
予于此因共酌茶而行入城已暝矣

鎮遠游西峽記

知府祁順

余既游長潭之三日是為三月上巳周君與健之齊  
携榖酒請遊西峽以脩蘭亭故事是日命駕出西郭  
梁石與健之循溪行余獨取路田阪間由山而往彼  
此相失至平昌始會平昌地土饒衍可容萬家後山  
如圭如笏前江環繞如拖練然江外諸山如龍翔如  
馬馳其勢相向如拱如揖時議遷郡治于此蓋鎮陽  
一勝境也衆欲渡江呼船未至乃解衣坐石上梁石  
衣葛余賦詩嘲之梁石用韻解嘲既渡江乃遊黃壇  
梁石自謂不能舟升與先往余同健之及其第驥與

騁仍舟行遇水深處輒放獺捕魚連得數魚皆盈尺  
及得鼈數頭健之喜曰午食不落莫矣乃遣人先携  
魚以往余舟移時始至梁君賦詩嘲余既備述溪山  
之勝以示之梁石亦示余以山形之勝蓋皆各極其  
所魁也初聞黃嶺爲西峽佳處比至舟崖翠壁居民  
六七家殆非人世因相與張席對飲酒初行許揮燒  
良臣以單騎至良臣嘗讀書科舉矣此出遊約之至  
是來酒既行乃命斫鱠而繼以鼈羹余曰此吳會風  
味也不意徽外有此梁石曰桴鼓不鳴公家多暇此  
君相之賜也予於是飲盡懽而止及酒既罷健之謂此

西去有瀑布數百丈每春夏盛時飛過南岸舡  
下如仰視白虹然衆曰此壯觀也當共往比至則瀑  
未下衆爲一捧腹時斜日在山川光澹若健之命泊  
舟按俗所謂十萬圍山下復驅獺捕魚時酒尚盈樽  
無自得火舟人以兩竹相鋸束縵承之須臾火燃酒  
發皆具復盡飲而歸既出峽回顧山缺處見新月一  
痕如綫與長庚相輝映方舟下灘如快馬疾馳不覺  
浪洶洶濺衣皆濕既抵平水近岸人家燈火星銀俱  
卒持長炬出迎波爲之紅入郡舍發袖中詩共得  
十六首順自念謫居石陲已六年山水之遊歲無一

二今茲與諸君探奇不次旬而三遊焉非樂事  
與抑是游也邊方寧謐有太平之慶良朋益簪有文  
字之雅登高望遠有愛君懷親之感其興致遠  
矣古人游集必有記順不敏因得而備書之

壺中立壑記

知府周瑛

鎮陽有恠石禹貢所不載者弘治庚戌夏季弟就  
來視余一日入後圃循讀發臺而東見有一確何似  
莽中發之皆恠石也告余曰兄癖類柳州性好山  
此爲山允諸奇勝可不驚遠陵危而得之矣余曰  
乃稍稍爲正中峰分左右麓伏者起之滿者虛之

徑者遷迴之對立者差互之於是立者爲阜側者爲崖深者爲洞空者爲谷復取蘭菊竹木分植上下然後歐陽子所謂鬱然而深秀者次第而見山成復築池而窪之覆水其中命曰勺湖余曰此非誣耶季弟曰世固有以小爲大者越人賈汝陽嘗言其郡有秘圖湖僅大如椀此之爲湖孰曰不然復命家僮縛亭取蔽風雨告余曰昔王龜齡嘗記其弟所爲笠亭者此得無近邪他日命登焉但見夫所謂山者微尖盡碧掩映林麓宛然如對泰山華嶽又見夫所謂湖者輕瀾淺波拍滿涯崖恍然如臨震澤洞庭因題曰壺

中丘壑進季弟而告之曰天下事有實體可據者是謂之真無體可據者是謂之幻世固有以幻爲真者亦有以真爲幻者以真爲幻此妙識也妙識入於無故不有其有以幻爲真此俗識也俗識膠於有故不知所謂無若君子則不然君子之于天下也不離物以自高不嬰物以自病以天下之理應天下之事其中常廓如也季弟作而曰因丘壑之談得馭世之說願書以爲記



東方通志卷三十一

三十一



東方通志卷三十一  
三十一

東方通志卷三十一  
三十一

東方通志卷三十一  
三十一

紀功類

平蠻恩信記

巡撫王來

景泰紀元之始四方咸乂惟是湖廣辰沅靖州綿亘  
貴州平越清平之地山林溪洞苗蠻獠徠巢穴聯絡  
蟻下蜂屯蓋以化育之久生息滋蕃乃有苗民韋同  
烈者伺隙肆醜驅脅黨類侵掠疆場

皇上以蠢爾之衆但當諭以禍福俾之悔過豈期醜惡  
不悛益肆猖獗中外臣僚屢請討伐於是

上命都御史臣來總督軍務保定伯臣瑤掛平蠻將軍  
印充大總兵官其左右副總兵叅將之官或以仁義

推或以智勇選與夫叅贊綜理之輩皆學識出衆之士以是年四月出師七月抵辰州練兵訓士繕治器械乃以十月壬辰進兵天柱以及靖州銅鼓五開城步平水等處所至長驅徑搗摧枯拉朽惡者無不擒勦而迎降之衆又皆撫輯而招徠之湖廣之邊廓然以清遂移軍沅州犒賞兵威既振又以二年二月乙亥分營列陣進至貴州之興隆清平平越其賊偽稱苗王韋同烈等循苗衆據險香爐山寨其山壁立千仞環盤二十餘里大軍環列劄營旌旗耀日戈矛飛霜苗衆遂以賊首韋同烈等縛送軍門以其為元惡

也械送京師正罪餘猶懼威未下官軍圍守益嚴且  
施攻擊之具其衆皆緣崖跪拜懇告乞生叅將李震  
請曰王者之師除暴懷柔今元惡既擒其脇從餘黨  
及其妻孥皆沾被化育出力供賦與編氓伍今既  
求生向化宜撫恤之以副聖詔寬恤之仁僉議同然  
遂許之於是苗酋羅義等十二人者皆以藤羅纏束  
懸墜下山俯伏軍前請罪願以徭役貢賦如故于是  
會官宣布朝廷威德開諭生死禍福咸扣頭懇切其  
徒萬餘悉撫定之俾復舊業羅義等且曰我等得生  
自茲以往子子孫孫山林草木皆戴 聖恩苟一萌

非念甘受誅伐使我噍類永滅九地無以仰見天  
顧立石茲山永為誓戒嗚呼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古  
有其類悖逆天道者無不殄滅歸順聖化者靡不全  
生况我 聖朝之馭四夷涵煦羈縻使之自生自育  
譬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但其種類性情或者弗馴以  
致扇聚而起然后加之以兵豈 朝廷志武窮殺之  
過耶 今上以大有為之資撫中興之運命將統兵  
除殘去暴屢月 間殄除兇慙大拯塗炭弘復疆土  
肅清邊境功業之茂振古罕倫誠萬萬年太平之福  
也大總兵官梁公請予識文于石俾鎮茲山且以示

諸苗蠻永永無忘 聖朝之威德蓋石可荆而恩信  
不可泯也遂書之為平蠻恩信記

平晉安夷記

雲南巡按李士實

弘治十有一年副都御史錢公鉞奉

璽書巡撫貴州惟時普安之孽披猖相扇日熾蓋米魯  
以妾弑夫隆禮以子弑父阿保及其子鮪莫阿歹以  
部落弑其主村柵為之破者一百三十餘區民庶死  
者五百餘人攻我戍堡窺我城邑撫諭良動猖獗彌  
甚為梗十有三年毒流三百餘里濁亂天常肝腦塗  
地罪在必誅公乃謀于鎮守太監楊公友總兵官東

寧伯焦公俊巡按御史張君淳暨藩臬諸君謀既著  
疏 聞報可乃令曰安南安莊普定營長毛政黃墨  
之衆爾都指揮劉英將之進由普安百戶徐福也  
為左哨普安威清平壩把事設額壘營長納墨之衆  
爾都指揮王璋將之進由普安百戶官高屯以為右  
哨烏撒畢節赤水永寧之衆爾都指揮李雄吳遠侯  
宇將之進由烏撒後所以為後哨截拖長江以遏其  
後路爾都指揮張泰黃京各提屯卒千人于普安安  
南二城操訓震耀以為聲援器政馬自然副使周鳳  
參議王杲僉事龔嵩其審事機以為諸師進止之節

請行糧者毋移日賞戰功者無踰時然米魚者雲南  
霑益其母族也東師壓境勢必西遁于是報我雲南  
其為之所遂檄都指揮盧和僉事胡榮率土官知州安  
民等領兵隣壤嚴為之備既又榜于市曰今所誅者  
止米魯阿保父子餘皆脇從罔治諸師並進四面來  
攻賊不支以次就縛投戈降者相繼而米魯果西遁  
矣為劉英輩擒者二十有二載者十有五俘者二十  
有九為王璋輩擒者二十有三載者四俘者三十英  
璋共擒者七載者一而阿保者李雄吳遠侯宇之所  
繫也阿鯨莫者英璋輩之所執也阿歹者安民之所



縛也降者千一百餘來歸副使周鳳筆人也乃  
上曰罪人得矣渠魁其置之理友黨其從未減婦去其  
從配山川土田其入版圖勤勤之士其錄之如故典  
米魯付雲南另致討焉 制曰可於是而普斐遂寧

左布政黃君璉右叅議翁君迪按察使劉君福副使  
沈君庠陰君子淑咸謂茲功之成皆錢公之謀不可  
無誌礪石普安錄其事請予記予託隣交與聞其意  
乃為銘曰我明啟祚於赫 列祖五聖繼序洽于下土  
蔚蔚七葉寔維我 皇天覆地載熙然八荒嗟彼  
安蠢爾小醜自絕于天敢為戎首戕妾弒夫賊子弒

父亦有賊民弑州父母猖獗無極如水無防三百餘里悉為戰場十有三年流血成沍冤聲在路誰其一洗一二大僚是秉國鈞思棟其急急于棟焚維是六月整我六師先發後

聞適乘厥機乃命閩帥揮桴提鼓左軍右軍如羆如虎四三謀臣是維藩臬有嚴中堅出奇決策師不踰時元兇悉縛持戈來者歡乎勝躍遂報于上罪人得矣乃睠西顧今如息矣

帝嘉承榮褒旨自天西顧無憂維爾獨賢鐫功告成用識已酉石若不磨功亦不朽

清平香爐山平苗記

周廷用

貴州清平東北三十里有山曰香爐燒巖炭葉高出萬仞諸山環列若戈鋌相向連亘三四層巒緣鳥道而上上能容百萬人烟雲出沒合沓統總不可名狀望之者皆以為窮地之峻極天之險有一人荷戟萬夫趨起之勢劍閣孟門靡曰固鎮我

明正統間苗有常同烈者憑阻作昏以張狼戾

朝廷命師徂征七月弗克勉以撫順班師正德丙子春叛苗阿傍阿肉阿皆阿義諸黨煽行妖孽復據堆羅列柵數十里掠聚粟稻堅利鋒刃以拒大順意靈殊

或可逃也守臣以事聞

天子憂焉乃下司馬議議當剿

上臨軒授

勅曰爾巡撫右副都御史鄒文盛往即乃任總理調度  
維撫剿以生貴人爾鎮守內官監太監李鎮離爾城  
守協心輔翊罔或誕慢以負朕心爾總兵官李昂暨  
湖廣副總兵官李瑾張皇六師振耀邊鄙用命者賞  
弗用命者戮以成厥勲爾巡按御史周文光紀驗俘  
馘厥閱必實毋濫以啓冒無刻以蔑功

命下諸臣受命惟謹巡撫公曰報哉武不可究宜撫之  
衆如議迺命叅議蔡潮都指揮潘勲王麟先後往諭

與其有順苗方怙恃憑陵殺我軍士都指揮權繼武死焉烈焰薰熾蹂躪郡邑睚眦伊盟背亂僭號雖百喙弗能解已皆曰醜類之不我命罪當誅諸公曰惟朝廷畀致重任予數人何敢不力况文武諸司罔敢不從志曰左布政使趙文奎按察使林長繁汝二人釐茲城社以贊戎理予等及事事者咸往焉九月二十一日諸公莅軍在合示方畧分布營壘曰叅將洛忠汝隸前壘軍兵六千有奇皆統之曰都指揮劉麟陶霖汝二人隸後壘軍兵五千五百有奇皆統之曰都指揮祝鎮王壘汝二人隸左壘軍兵五千五百人皆

統之有前前軍兵六千四百人有左右壘軍兵五  
千九百人都指揮許詔葉雲楊准三人分統之曰宣  
慰彭明甫彭九霄汝其約束部兵各以時力戰曰將  
材余大倫汝往巡視諸壘曰僉事詹源汝監前左二  
壘曰副使李麟叅議蔡潮汝監左右二壘曰僉事許  
効廉汝監右右壘曰叅政胡濂汝惟整理糧餉幣物  
曰前有將軍營二總兵帷幄居中以號令焉營壁整  
肅師旅鞠陳既禡既類刻日進剿苗恃險狂奔叫喚  
罔知天罰十月三日我軍乘其不備設奇前進殺苗  
賊三百餘人土兵荅直可宜為苗所縛令妻孥俾刃

封肉如雨厄我士氣兵乃不恤創巨具以苗穴虛實  
仍號於衆三軍之氣用是益振苗猶不挫方且刻木  
為盟約都蘭天漂天壩龍頭對苗百萬人欲內外策  
應以寇我營軍中密以聞鎮巡公因言於衆曰用兵  
貴賞今盍以賞激邪衆俞懸千金於軍門有能先登  
者授十月十四日夜三更永順諸軍奮其謀勇架木  
懸繩援崖而上是夜雷雨大作苗方安睡軍遂屠守  
路者數人遇柝者殺之柝焉遇鐸者殺之鐸焉遇鼓  
者殺之鼓焉俟衆軍登者數百人然後毀柵燔巢鼓  
譟而入各壘軍士拔幟齊上鋒鏑交接震聲四達迎

刃授首勢如破竹計窮亡命者奔突絕頂五百餘人  
次日皆捕殺之斬首二千人俘獲男女五百人面縛  
首惡二十人賊所蓄者曰牛曰羊曰米稻曰衣服曰  
皮革曰器械咸為軍兵有焉脅從之黨既素所弗悛  
者膽泣神號悉願聽撫諸公皆縱之蓋不欲黷武也  
十一月二十八日以捷奏

上御奉天殿受群臣賀策勲論功曰巡撫都御史增爵  
一級任子一人鎮守太監增祿十石任弟姪一人貴  
州總兵官湖廣副總兵官增爵一級任子一人俱錦  
衣衛世襲百戶紀功御史增爵一級俟亨職重用其



有功文武諸臣各加官陞爵有差噫茲舉也上以紓一人之憂恢拓邊境下以破萬年之險大振天威鏗鉤炳耀盪然耳目厥功何偉哉廷用不佞請勅諸石以垂後懿用以獻其文曰貴陽荒徼時維外藩限山作鎮界石為垣曰有爐嶺險踰劔門三苗素窟憑此作昏粵惟正統大肆陸梁我

皇赫怒出車千驥弭師七月成功未幾收旅旋旆示以歸王阿傍阿苗扇此毒虐信信哨聚於山之絡嗜為寇亂恣行剽掠滔天阻兵氣燄薰灼越自丙子至於丁丑彼黠衛邑阻絕道路憑據勢甚萬夫莫有屠我

軍民戍我官守憲臣疏聞

天子厘慮廼命鎮巡兵旅大會付以軍機授以師律奕奕金戈蜚蜚羽檄撫臣憂言武不可既載示

皇仁載諭

聖意維彼醜虜愈恣兇逆暴非德馴狂罔言制乃用群謀乃調士卒土兵官軍桓桓仡仡恭以文武分以營壁於帝是類於山是祭犄角分布貔貅載陳統以諸部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慧雲乃樹電幟乃駕鸞輪彼苗何恃恃此層山山不可恃天罰攸于矯矯勇士罹此兇殘揮肉亂墜凜不動顏且言虛實告示同

班我士益勵我兵益揚懸以千金義力奮強下攻九  
地上入窮蒼陵彼巢穴伐鼓琅琅衆軍咆哮排山登  
陣萬仞雜沓燹類無遺橫屍成嶺流血為池遠兵苗  
裔納款來思馬騰而驤士飽而樂貴之卒夫解甲生  
活貴之婦女迎門笑躍破險除兇邊疆再拓捷書

上奏乃開明堂論功授賞金帛輝煌曰茲文武實惟忠  
良於鑠奇功昭徹遐荒勒茲隆碣永代熙昌

都勻平凱記

提學焦維章

我朝 列聖盛德丕冒遠邇莫貴州備置守衛復  
法唐虞建長以蒞之蠻夷帖然凡同采衛獨都勻府

平浪司苗民阿向及姪阿四更名王聰者負險恃國  
代濟兇逆先是洪武間創設平浪司轄白頭等十寨  
地方初治以流官張鶴鶴乃以有功土民王應錄世  
其官即今土官王仲武始祖也向聰之先名狄把替  
洪武間叛誅把後有阿魯唐瓮干把珠者宣德正統  
間亦叛誅如狼生羆羆生熊以至于向向正德八年  
謬以爭官為名儲而積糧僭名鑄印以賊黨王璉為  
謀主王向喃為土官王容王英楊免等各有官號王  
聰尚具賊未顯也所據大囤羣山羅而頂坪惟中梯  
二門終足通行有警則以大石推轉而下如萬雷然

無不碎也樓柵石垣縈繚多樹谷城谷洞訖西苗傳  
聯絡應援外內相固于是數劫王仲武甲倣圖并標  
鄰寨焚殺支解十牌騷然無寧居者嘉靖十四年乙  
未省齋陳公拊楯貴州徹前防守兵調漢土兵三萬  
六千餘討之巡按守菴楊公繼至咸翁乃心大恭喻  
茂堅鄭氣憲長韓士英都閻余大綸共力贊決總規  
瓊山楊仁統領以行與監軍憲副陳則清林茂竹督  
餉少叅張淑叅戎李宗佑都閻余大綸王末十月營  
圍下十五年丙申初九日夜大破其圍縱火焚營  
房倉千餘間斬首二百六十生擒二百五十六河甸

傳首以訖下六月十八日王聰以王枯王邦等鼓黑首  
卒之石管朱管比各寨三百餘人殺逐官軍仍奪舊固  
至營劫我兵于蟲蟻坡攻圍我挾撫兵于同寵圍義  
土官兵殺虜甚盛殘虐益張巡撫秋浦汪公受代甫  
臨乃諭于衆曰賊聽不道敢行稱亂若縱而弗討則  
無復綱紀且諸夷象之又何懼焉即會巡按楊公先  
為撫綏賊性狃獷未決久之送出拘留人員而怙惡  
如故乃檄宣慰安萬銓督所部兵萬餘討之正月南  
亭倪公按治入境計與翁合總戎慎齋李公贊行方  
伯張峨憲長楊最憲副陳贊少叅劉淮都閩余大綸

議允增調宣慰土軍相機進勦大叅喻茂堅理餉事  
憲副林茂竹陳則清節制之都閩朱文詣營調度之  
先擒劇賊寧沙童反王邦等賊氣屢挫五月三日夜  
聰潛以苗兵衝營苗兵擒斬過當追擊圍下執賊于  
溪河甚衆夜雨深昧以多泥濘不虞我之能上登也  
隨援繩梯直搗巢穴賊有線六者大懼卒男婦九百  
一十下圍即加綏輯進攻老虎山生擒一百二十六  
斬首一百五十二王聰亡匿甲聳山中獲之惟王枯  
王毛復躍虛據圍六月密督旁寨順民長浪老脚三  
百名攻復舊圍擒王毛餘走谷坡箐中差指揮樊勛

撫定谷坡擒其名賊王枯子由王有繼擒王杏賊遂  
亡吁何成功之易且速哉夫虜復之疾醫家所忌當  
賊之折將破軍遠近大震瞋目謂難者相環也今羣  
議不淫敵志獨斷王聰再叛以水西之兵攻之而苗  
破莫支王枯三叛以十牌之民感之而苗族遂滅君  
子曰是智勇之兼濟也臨重險墮巨寇戰不淹時輓  
不又勞師不外督且首功不容夫未戰之軍兵而妄  
戮不加于已撫之鄰寨君子曰是仁義之並行也師  
之克也在和將之調也士附矣今撫之同心以濟事  
無我而居東禪慮制敵虛已用人諸大夫紆忠竭力



外內罔逸諸料土摩壘出奇貫勇先登君子曰是和  
恭之允協也茲成功之易且速也豈偶然哉賊既亡  
乃行憲長 欽與林憲副議招集夷民六百七十住

種園下田三百七十五坵住種谷洞等園田就督令  
削平險阻給糧三月俟明春再給種子以賑給之立  
老脚普俄老亨老賈為頭目分管凱口及阿向原占  
地方分白頭羅馬羅野三牌並平浪牌內上中下三  
寨丙武九寨屬王仲武戶西谷力谷洞凱酉翁架凱  
口六牌平浪牌內爛土小爛土二寨各立寨長徑屬  
都勻府斯創置艱辛猷謀詳遠而憂國如家可槩見

矣嗟我守者可不繹思所以永保之俾無失墜哉若  
一時共事有功者紀諸碑陰不能備錄云



雜紀類

馬政所碑記

副使李學一

馬政之于軍旅尚矣夏殷以前其詳不可考也考之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而養之以阜乘廐校視之以圉牧庾巫設祖牧杜步之祭以敬其本時出入游靡之節以宣其性分序棧牝牡之別以一其種嚴攻講刻剔之策以就其才蓋其詳如此故當其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惟洛水潦沮之會采薇朔方之役有以昭文德而蓄武威雖六月之師稱孔棘矣而既佶且閑之馬猶足駟馘狁而奏膚功其在錄

貴州通志卷之五十一  
國世雖中衰而駉北之美歌于衛駟牡之盛頌于魯  
豈非養之有法而備之有素哉故其時王國得居重  
馭輕之權而侯邦有內衛外攘之績宗社靈長之慶  
謂非有賴于此不可也漢唐以來無論已我

朝文武並用安不忘危馬政之修在京有太僕寺在外  
有苑馬寺有行太僕寺而各衛則指揮一員專掌之  
允所以為武備慮也其在僕苑無論已今之後各衛  
能修舉者幾何哉大都名存而實亡者多也貴州為  
西南重地而遠在萬里夷首獷悍覘我強弱為順逆  
此其勢安能一日忘兵又安能一日忘馬迺今會城

二衛馬亡矣阜廐之場則侵于民矣脫有戎興武備  
之謂何大中丞汾陽王公益惻然隱憂也總貴之明  
年檄閩司廉馬政興廢之由以聞既得狀則以營建  
阜廐之任畀之胡君大忠於是責侵地之直若干金  
益以節年朋合馬價若干金市地于藩司之西南隅  
創構焉地九深二十六丈廣十七丈前為門題曰馬  
政所中為雲錦堂後為馬皇廟後為馬軍房左右兩  
廊置槽櫪是設牧牧翼翼輪奐維新力不民勞財不  
帑費經始于萬曆八年十二月初七日落成於九年  
四月初六日胡君以遷去劉君招桂實紹而終其事

云督府于是下買馬之令派領養之軍定芻秣之價  
經醫藥之費嚴私騎之禁酌賠補之規重管理之任  
周官之遺意實倣而行之詳在別碑茲不具載百年  
廢墜一旦聿新矣於是劉君招桂與其僚楊君雲程  
咸來問記于予予惟天下之事見眉睫者忘久遠之  
圖樂因循者多廢弛之弊馬政之在貴緩急宜何如  
者而當事君子乃以小勞微費之故徃徃寘而不講  
愛一指而失肩背于計舛矣王公之撫貴也愍政費  
功未易殫述即茲馬政一事莫非綢繆桑土為地方  
根本之慮而經畫精詳可垂久遠即家謀不啻也謂

非憂國奉公人存而政舉者耶任事者誠能以爲國之心爲心一切牧養之政無背成規則騷牝之歌四牡之頌當不讓於魯衛以之操練則足壯軍容以之從征則足備衝突國威可振夷醜可讐而公之所大造於貴者寧有窮哉然余又聞善養馬者食之能盡其量則絕塵歷塊之氣自生策之不盡其力則詭術竊轡之態不作治民治兵亦若是而已并書之石以告來者

翔置備賑公田記

陳尚象

周禮荒政一書姬公所以夾輔王室興致太平蓋與



惠鮮懷保之政相爲表裏維時宇內太和蒸黎淪洽  
開蒼姬八百之曆綿萬世有道之長非偶而已自井  
田之法廢豪強者兼併貪暴者多取始有無田之民  
長人者甚至視民生之休戚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  
然者獨移民移粟一見于梁王猥云小惠吾猶有取  
爾也嗣後有宋大儒新安朱元晦氏立爲社倉豐則  
斂之官歉則散之民揔之祖周禮之遺以爲救災卹  
侵之計其美意良法故亦有足鏡者第未若置田以  
垂之永久者爲足尚也貴雖名爲會城其實漢英雜  
處土田強半爲諸夷所有軍戶自屯田官賦外所餘

無幾且生齒日煩食指日衆市井小民家無越宿之  
儲惟俟夷民負粟入城易升合以糊朝夕此在樂歲  
且不能終身飽安問凶年當事者有憂之歲發賤金  
為乞糶計曰有備如是亦足以賑吾民矣年復一年  
承委者遂因緣為奸故利之在寡人者總十一而害  
之在殷實者已什九剗肉以補瘡假公以營私閭閻  
之困究且富與貧等耳大中丞念所江公為元晦鄉  
人得其淵源肅下車首詢民疾苦得發糶之弊于鄉  
紳陳先生源慨然思易其弦轍乃謀之藩臬諸  
大夫暨劉青陽曰噫嘻發糶為苛政至此是以林之

之道害之也其為我易負郭田歲收其租天俾異  
者穀有盈餘田可永在以康吾民可乎諸大夫曰然  
公乃出俸薪若干饋餘若干不足又以公帑益之于  
是買生員劉世達民人王朋等地名小龍潭田一所  
鄉官王廷爵地名蔡家關田一所價計總用銀一  
千六百五十三兩以粟計總得花一千四百四十二  
秤蓋自有會城來嗷嗷待哺之民至是始樂有賑田  
矣且郊原平衍水清土沃漢畿洋洋乎萬世之利也  
中丞公乃立石阡陌之間而為之銘已又以善後之  
策謀之劉貴陽余覽貴陽所條上五事大指在議經

管議收貯議佃民禁驗擾皆鑿鑿可見之行者而至  
云時和丰豐則變價以爲增置之計又以擺陀堡新  
起之科糧抵二庄之舊額計慮深遠真足以佐中丞  
公子惠元元之意而非徒以一切權宜之術爲補救  
目前已也天下事其相湏以有成固如此抑余聞之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自昔大儒輔世必相其  
君以行王道使民皞皞而世熙熙無一夫之不獲然  
後爲足以滿其分量公擁節旌開府茲土時值苗民  
作梗闌入城郭流毒商旅公毅然興師蕩平之然後  
朝食一時畏公威嚴凜若神明第公所爲拊循噢咻

吾民則又舉赤子而汪濊之與由饑之視納溝之  
何以異乃知約已以肥民公所以擴如保之恩也仁  
也而除稂莠以安嘉禾公所以奮除殘之義也亦仁  
也指日公且進而宅端揆之位裁成輔相令成周太  
和再見宇宙間奚止夜郎之民沐公之深仁厚澤已  
哉不佞象目睹公嘉惠小民甚篤而又以萬世之功  
當為萬世之彙梓識之也乃不敢以不文辭述述其  
大畧鐫于石

惠藥田記

江東

唐史載狄梁公兩疏活萬人余私心艷之及觀其錄

法入神良相良醫公薰之矣。中軍一劑活，廝役之  
母乃焚經，方是遵何德哉。羅郡侯珣施予金斗，殆仁  
者之心也。黔俗尚鬼，民間有病，輒刑牲伐鼓，以解讐  
求安，不問鍼砭湯膏。羅侯施藥，能變金斗，淫祀若民  
猶故黔，何以撫為。因還斷事于都司，移中軍于督撫  
之旁，以中軍廳改惠藥局，不勞民而事集。且在通津  
定番州，有上田五十畝，余與直指應公益以百金之  
田，其租令州官如學田，易價定于六月，解府給醫者  
備藥餌，以為常。雖然，吾兩人用心勤矣，民不信醫而  
信巫，恐弗從也。余乃集諸父老于庭，而語之曰：無嫌

無著無醫無藥濟一世于仁壽非余所能昔炎皇御  
世嘗草以導民軒轅氏作復受岐雷詳著體診彼上  
古大聖人豈欺汝哉天赤刀粵祝朔山操筆皆誕辭  
無當昭夜景之鑒演亡機之慈祇見虛無自相賔耳  
杜蘭香有云消麼自可愈疾滯祀無益斯言也若因  
黔之病而藥之三命皆有極參苓難成蹊余譬之于  
旱苗得一溉之益藜藿茂矣故陶貞白曰民生所以  
為大患莫急于疾痲疾痲而不治猶濟火而不以水  
也汝等知水之濟火獨不知藥之已疾乎諸父老曰  
民愚聞教則悟民貧需藥則不支余曰官土其施歲

考其成醫不効者易之不應者易之局之與田則不  
易也若諱疾忌醫養疾玩醫使俞附扁雀望之而驚  
民自貶戚我其如民何諸父老稽首曰吾等小人得  
聞殷中軍精於醫而狹于量又聞羅侯去郡而金斗  
多病夫未若茲惠之弘且久也自今以往壽斯民命  
不知幾千萬億無艷梁公疏矣敢世世拜兩公明德  
余曰諸父老之言誇余何以堪之遂次其語記于局  
之堂以引黔民之勿藥者為之銘曰官無厲民成聚  
生自衛民有疾官之劑以粟易祝尔田五穀藝民乃  
粒祝尔民五福備斯為瑞無所禱以永世無需藥余



奚惠

少叅蔡公潮生祠記

郡人田秋

生祠非古也記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本營捍  
大患則祀之然意皆掌於有司非臣下得以私情  
徇之者故淇澳之美其棠之愛亦止行之詠思而未  
聞尸祝漢晉以下吏治有醇疵民情有美刺故於功  
業之隆德澤之厚光前裕後卓爾不群者則因輿情  
之不可遏而事得義起去思遺愛之名立焉如峴山  
表叔子之靈宣城著謝公之姓是也清平備蔡靈山  
公生祠之作其亦若此與正德十二年凱口苗稱亂

亦不憚山以為巢穴憑陵遠近動搖藩省清平衛切  
近其所蓋門庭之寇也賊擁數千之衆攻城公適以  
少參分守其地內無勁卒外鮮強援止以數百守城  
之兵蓋地分嶂晝夜焦勞杖履巡行人人撫慰溫言  
揆續三軍忘雪夜之勤談笑投醪羸卒奮動王之氣  
時或違竒設間出彼不虞擒其桀黠散其黨與城危  
於三版功收於萬全不數日間賊引去闔城老幼皆  
舉手加額以為公有再生之恩也未幾遂以遷去民  
之不能忘也廼為生祠三楹於城中肖公像於內飲  
食必祭且私之曰此吾清平之羅池柳侯潮陽韓公

也祠成三十餘年為嘉靖庚戌麻城俞九山先生以公高弟僉憲貴陽道經清平謁祠下見礎碑在地尚未有詞徵予文以記之憶秋少年得第請告家居公旬宣至郡枉顧草廬則笑語移日繼而司理延平在公屬下荷蒙忘勢與進教益為多自諫垣叅藩閩中踐公舊跡至今不接公丰采者幾三十年仰止益深因敘次所見聞者如此公在貴九八九年以註誣不豫政者居半荷不鄙夷吾地所至則進諸生講明經史溪山住處輒徘徊終日嘯咏自怡峭壁層崖幽泉怪石多經題品出詞引義彰闡地靈飛白流丹起敬

過客建橋梁於要津均郵亭之遠近設屯堡於會通  
之地置關津於夷夏之防簡卒伍精訓練謹權量賑  
傷殘至今人猶傳說而遵行之者蓋功在一方清平  
之感猶深耳鶴田先生近又大叅吾藩丕承前烈貴  
陽於蔡氏蓋被世澤焉公名潮字巨源浙之台人登  
進士入翰垣以僉憲視學湖廣叅議貴州叅政福建  
陞河南右方伯人方仰其柄用迺抗疏乞休時論高  
之鶴田名雲程字亨之今為左方伯公之長子也九  
山名冲字一和湖廣麻城人公之門人也

忠節崗記

巡撫王體之

忠義之在人乃天地之正氣國家之元氣也正氣行則世運泰元氣盛則國脉永此忠義之有關於天地國家甚大而人君必以崇獎忠義爲先者正以扶植正氣培養元氣爲綱常計也嗚呼休哉我國家以綱常治天下以忠義範民性此先代忠臣義士有功于名教者悉置之祀典祠墓所在每命有司謹修葺禁樵牧至於當世死難伏節之士不褒及其身則祿及子孫是以百二十年來綱常振舉而泰和雍熙之運自古罕儷職此由也貴州西南邊省雖僻在荒服然士沐清化興起忠義者每甲視天下考諸圖志可

見其未見者今得徐君焉君世家浙之壽昌

國初會祖原吉以事成於貴故生爲貴人正統己巳湖  
湘寇起洪江黑苗暨貴州諸夷響應清平道梗於時  
守臣請兵征討 命下適令大司徒黃公錫以監察  
御史出按是邦偕事監戎聞君賢辟置左右凡所籌  
策贊畫惟多是年秋七月司徒公出巡邊至羊場河  
猝與賊衆遇將爲所掩君奮挺直前厲聲叱賊曰爾  
輩蟻蝮群孽敢害及 朝廷憲臣耶我分死之明年  
此際當殲爾醜類遂遇害翼日賊見之面如生遂遁  
去司徒公幸獲免遠近聞之無不壯君之節義君之

忠守臣欲上其事于

朝值時艱弗遂明年秋賊果

平適符君臨終語嗚呼君一戍卒耳而能臨難不渝

忘身衛上俾忠義大節掀揭宇宙使其授閫鉞之寄

當一面之鋒其功烈將何如耶推其志殆與烈日秋

霜爭光並冽視彼章子厚祿都大官趨趨倖生營營爲

妻子計者何人哉夫世有善而不知者不幸也知而

不能揚其善者不義也今忝司觀風者得其事於鄉

人故老人有題其墓焉忠節崗者因次第其事登載

於石用垂不朽君名資字公正仲子節居壬辰進士

第今官侍御史立朝行已懋著時譽將推恩錫封

君子曰食報也

胡僉憲二義僕記

侍郎五世貞

胡僉事者諱宥徽之休寧人也嘗舉進士爲兩臺御史其僉事而得貴州則以道遠故不携家而所從蒼頭曰文訓文學者爲書室掌故最近得其意僉事所按部曰畢節嘗以早暮橈行瘴霧中遂感脾疾久之益羸削且殆文訓憂之甚曰吾故聞知老長者言痲瘵非人肉不得起乃齋沐割股肉血雜粥藥進之僉事病爲小損居月餘並無恙且易簣而是時文訓方以股創卧箒文學痛不忍見僉事死曰死而倘可代也



吾此六尺直鴻毛耳即不獲代而至君亦不獲代  
在萬里外誰與從者有先死以俟而已遂自刎其喉  
咽所不合者僅指許然竟不死而僉事死矣嗟乎夫  
子之於親割股而藥者人婦之於夫有以處焉者此  
皆緣於深愛至契發於不得已之痛而始權其所不  
易情是二蒼頭事僉事非又寧復有以固繫其心及  
豈有詩書禮教爲之摩挲於胸臆而一旦慨然爭先  
而赴義若此人心固不與未俗而俱死也僉事之始  
畢節即安氏曾地安氏之先君長不知幾幾代有集  
逆矯攘之禍僉事所治多惠利拊循之政既浹而始

以樽節退讓誘之其人且入笠矣今又能感其僕而  
能奮然以義殉其主誰謂夷非人觀此而不奮發興  
起哉吾鄉侍御毛君按貴州而廢得其狀書謂余先  
生好稱節義事故所紀任韓二館人人稱之矣其  
爲我紀二蒼頭亡何行部至畢節畢節人築祠請祀  
僉事侍御善而許之復書謂予幸終此諾且爲刊石  
而壁之祠以風夷嗟夫孰謂夷非人哉自是而有親  
上死長者二蒼頭故於有力也



